

## 近代漢語動趨式中的「將」\*

魏培泉

中央研究院

本文主要是探討「V-將-(Dp)-Dd」句式的「將」之歷史與功能。此式中的 Dp 即路徑趨向詞，包括「上、下、起、落、出、入、進、過、回、轉、歸、倒、開、攏」等；Dd 即指示趨向詞，包括「來」與「去」。「V-將-(Dp)-Dd」可以分為「V-將-Dd」和「V-將-Dp-Dd」二式，在文中，二者的「將」分別標為「將1」和「將2」以示區別。「V-將-Dd」與「V-將-Dp-Dd」無論是在發展歷史上還是在現代方言的分布上都是有分別的。「V-將-Dd」的產生與衰微都早於「V-將-Dp-Dd」；目前前者主要用於晉語，後者則散見於官話的幾個次方言區。關於「將」的詞性與功能，本文指出：「將1」和「將2」不僅詞性有異，功能也是不相同的。「將1」在句法上為補語，詞性上相當於「上」、「下」等路徑趨向詞而語義較虛，是一種虛義動詞或輕動詞；「將2」則當歸入助詞，但不是體標記，它的功能偏於修辭或語用方面。

關鍵詞：將，趨向詞，虛補語，助詞，近代漢語

### 1. 前言

漢語中的動趨式是由主要動詞和隨後的趨向成分組成。這個趨向成分可以是一個詞，也可以是由兩個詞組成。當趨向成分由兩個詞組成時，在前的詞為「路徑趨向詞」(path directionals)，包括「上、下、起、落、出、入、進、過、回、轉、歸、倒、開、攏」等；在後的詞為「指示趨向詞」(deictic directionals)，包括「來」和「去」。<sup>1</sup> 本文根據 Lamarre (2002)，把兩者分別記作 Dp 和 Dd。<sup>2</sup>

---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 97-2410-H-001-069-MY2) 的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 2009 年 8 月 26-27 日由中央研究院主辦的「漢語趨向詞之歷史與方言類型研討會」暨「第六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作者在此要向本刊的匿名審查人謹致謝意，他們的意見對本文的修正頗有助益。

<sup>1</sup> 除了「來、去」，現代漢語方言中還有用「走」的。

<sup>2</sup> Dp 在 Lamarre 別的文章又作 Dnd。

在現代漢語方言及近代漢語中，「V-Dp-Dd」和「V-Dd」的中間可以插入一個「將」，成爲「V-將-Dd」和「V-將-Dp-Dd」二式。例如：

- (1) 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朱子語類·本朝六》）
- (2) 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朱子語類·孟子九》）

我們還可以看到不搭配 Dd 的形式，就是「V-將」和「V-將-Dp」。此二式的歷史都早，但在元代（含）以後就很少見了。<sup>3</sup>「V-將」在六朝和唐代還常見，但六朝的「V-將」一般是連動式。<sup>4</sup>唐代「V-將」的「將」虛化程度可能也還不明顯。「V-將-Dp」的形式在近代漢語早期較爲常見，後來使用率就逐漸下降。在動趨式的發展途中，不用 Dd 的越來越少。

由於本文有許多地方討論「V-將-Dd」和「V-將-Dp-Dd」的「將」的區別，爲了便於敘述，我們把前者的「將」寫作「將1」，把後者的「將」寫作「將2」。

## 2. 「V-將-(Dp)-Dd」的歷史

「V-將-(Dp)-Dd」的歷時研究不多。曹廣順(1990)對六朝至兩宋「V-將-(Dp)-Dd」的歷時推展提出了一個大略的輪廓，把各階段的「V-將-(Dp)-Dd」的各種具體形式分門別類羅列出來，後來研究「V-將-(Dp)-Dd」的學者就有不少利用他這個架構來描寫這個句式的表現。<sup>5</sup>陳剛(1987)所描述的範圍雖然更大，但比較集中在明清的發展。在此之外，個別歷史文獻的研究對此也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新知識。大體上，歷來對「V-將-(Dp)-Dd」的歷史研究，一般都沒有把「V-將-Dd」和「V-將-Dp-Dd」嚴格分開來處理的。

根據歷史文獻，「V-將-Dd」的產生早於「V-將-Dp-Dd」。述補式的「V-將-Dd」成立於唐代，在明清時代則不如「V-將-Dp-Dd」常用；「V-將-Dp-Dd」始見於五代的《祖堂集》，宋元之時例子仍然不多，但明清則頗爲常見。在方言中，這兩式也有不同的分布。如晉語區和安徽中北部（有中原官話及江淮官話）是目

<sup>3</sup> 但這不等同於說方言不會留存。例如武玉芳(2010:191-193, 204)就列了不少「V-將」的例子。

<sup>4</sup> 本文把V和「將」可以分解爲兩個獨立動作的稱作連動式，把不能分解的稱作述補式。

<sup>5</sup> 劉堅等(1992)、曹廣順(1995)的內容幾乎都是和曹廣順(1990)相重疊的，因此應該都只是援用曹廣順(1990)而稍加修訂的。因此以下舉曹廣順(1990)也就等如涵蓋了劉堅等(1992)和曹廣順(1995)。

前所知使用「V-將-(Dp)-Dd」的兩個最大方言區塊。<sup>6</sup> 根據現有的方言報告，這兩個區塊使用「將」的句式類型頗為不同，前者大抵為「V-將-Dd」，後者以「V-將-Dp-Dd」為主；前者比較像唐宋的情形，後者和明清語料的現象相近。<sup>7</sup> 因此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方言來看，都應該把「V-將-Dd」和「V-將-Dp-Dd」分開來處理。

## 2.1 從「V-將」到「V-將-Dd」

中古漢語比較常見「V-將」，當時「V-將-Dd」的例子還不多。

曹廣順(1990)、劉堅等(1992)、曹廣順(1995)、武振玉(1991)都認為「將」成為助詞是在唐代。他們都認為「將」原本與前面的動詞是並列的成分，因為同義關係而逐漸虛化成為表達動態的。

檢視中古漢語的語料，可以確定當時「V-將-(Dd)」的「將」仍是個動詞。以六朝的佛典為例，可以依 V 和「將」的關係把「V-將」分成兩類。一種是 V 和「將」是同義或近義的並列關係，可視為並列複合詞，如「攜將」、「率將」；另一種是連動式，<sup>8</sup> 這種結構的 V 和「將」中間可以插入賓語。以下之例都屬連動式：

- (3) 捉將者，捉女人去一由旬不動手，得一僧殘。(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761c)
- (4) 若是式叉摩尼出受戒時，我當捉取將去。(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343a)
- (5) 汝得便殺我父，取物將來，可得共用。(梁寶唱《經律異相》232b)

例(3)是對戒律中「捉將」一語提出解釋，從釋義可以看出「捉將」義為「捉了某人後帶到別的地方」；例(4)的「捉取將去」可以分析為「捉取」和「將去」兩個動作；例(5)的「取物將來」義為「拿了東西後帶來」。

<sup>6</sup> 「V-將-Dp-Dd」的方言資料參看《安徽省志·方言志》以及胡習之、高群(2004)。杭州話(江干區)、冀魯官話的安國方言以及四川話等也使用這種句式，但這些方言的相關報導都還很簡略。大致說來，除了杭州話，使用這種句式的目前只見於官話中。杭州話的方言系屬雖是個問題，但它曾深受南宋南遷移民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而吳語並沒有這種句式，因此杭州話的這種句式有可能是北方話的遺存。

<sup>7</sup> 這只是大略而言，宋代已有「V-將-Dp-Dd」的例子，不能排除該式當時已在部分方言中流行。

<sup>8</sup> 這裡連動式只是就意義上來說的，它在中古漢語的句法上可以是並列或偏正的。

「將」本為「攜帶」或「率領」義，這個意義大抵一直保持在連動式的「V-將-(Dd)」中。「V-將」會發展為「V-將-Dd」和「將」的詞義有密切的關連。拿「取」的發展來比較，應足以說明此點。在中古漢語時，「取」和「將」一樣常置於其他動詞後構成「V-取」，也可分為複合詞和連動式兩類，「V-取」後來也一樣發展為述補式。<sup>9</sup>但是「V-將」後來以搭配 Dd 為常態，而「V-取-Dd」卻是很少見的。這是因為「將」的「攜帶」義的一個重要「義素」(semantic feature)就是足部的位移，當表達位移時需要指示與說話者的關係成為語言中的常態時，「將」會經常搭配「來」或「去」也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其他的趨向動詞一樣。<sup>10</sup>反觀「取」，僅涉及手部動作，而且指的是物體由外而移向主語，<sup>11</sup>通常就沒有必要指示動作的趨向和說話者的關係。

中古漢語「V-將-(Dd)」的賓語一般是介於 V 和「將」之間的(「V-將」為並列複合詞者除外)，也就是「V-O-將-(Dd)」多見，「V-將-O-(Dd)」少見。<sup>12</sup>我們認為，只有「V-將-O-Dd」的使用成為常態，使得 V 和「將」的關係更為緊密，「V-將-Dd」才有較為成熟的條件演變為述補式。「V-將-O-Dd」在中古漢語的發展似乎有方言之異。在佛典中，「V-將-O-Dd」首見於姚秦佛陀耶舍與竺佛念的譯作中(如「誘將他弟子去」，《四分律》804c)；<sup>13</sup>約略同時的東晉佛陀跋陀羅的譯經中卻只有「V-O-將-Dd」(如「誘他牛將去」，《摩訶僧祇律》249c)，顯示當時的北方該式的結構轉變似有較快的發展。

「V-O-將-Dd」到了唐代還常見，如在唐人編的《法苑珠林》中都還只見「V-O-將-Dd」而未見「V-將-O-Dd」。不過此書是編著，蒐集了不少六朝的作品，不足以代表唐代的語言實際。雖然如此，唐代的「V-將-O-Dd」也已開始流行，例如：

<sup>9</sup> 我們認為唐代的「取」即使意義有逐漸虛化的傾向，也還只能算是補語或複合詞的詞素而還不到助詞的地步，主要的理由是它所搭配的動詞無論是義類還是詞項數目都都有限。

<sup>10</sup> 除了 Dd 以外，「V-將」之後常跟隨表示到達或歸向的動詞「詣、至、入、向、歸……」等，也可說明「將」屬於位移動詞。

<sup>11</sup> 「取」的基本意義就是把目標物納入掌握。中古漢語時期和唐代之時，搭配了一些特定的動詞，並透過隱喻的引申，「取」的語義就由手部的拿取轉化為感官或心理的攝取或掌握，產生了如「念取、記取、計取、寫取、看取、聽取」等詞語。比方說，「看取」就含有「用目光抓住」的意象。

<sup>12</sup> 本文的「V-將-(Dp)-Dd」一般都是包括賓語說的，只有論及賓語的位置時才把 O 標示出來。

<sup>13</sup> 較早的《漢書》有一個「誘將」帶賓語之例(例見下)。只是此例沒有 Dd，不是典型的「V-將-O-Dd」。

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漢書·昭帝紀》)

(6) 送將歡笑去，收得寂寥迴。(袁不約〈客去〉，《全唐詩》)

## 2.2 「V-將-Dd」的歷史

雖然唐五代的「V-將-Dd」有不少還是連動式，<sup>14</sup> 但此式當時已有述補結構之例應可確定，像敦煌變文中的「唱將來」就難以分析為連動式。

在宋元之時，述補式的「V-將-Dd」已經是常用的句式；明代「V-將-Dd」仍很常見，但已傾向衰減。清代的「V-將-Dd」趨於衰微，十八世紀以後的白話文獻不是未見，就是僅有零星之例。<sup>15</sup>

「V-將去」和「V-將來」的發展並不怎麼對稱。大致說來，「V-將來」多於「V-將去」是白話文獻歷來的情況；只有《朱子語類》明顯是相反的。《朱子語類》的「V-將去」很多（448 例），「V-將來」不多（39 例）。我們還不清楚這種不對稱的原因為何。

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晉語區是使用「V-將-Dd」的最大方言區塊，<sup>16</sup> 其他方言使用此式的狀況不明。以明清文獻和現代方言的分布相對照，明清的「V-將-Dd」逐步流失於通語而退居於晉語區的態勢已經形成。

## 2.3 「V-將-Dp-Dd」的歷史

「V-將-Dp-Dd」最早出現在《祖堂集》，不過只有 1 例。例如：

(7) 師云：「他時後日若欲得播揚大教去，一一個個從自己胸襟間流將出來，與他蓋天蓋地去摩？」（《祖堂集·巖頭和尚》）

此例因有異文，所以「V-將-Dp-Dd」是否產生還有爭議。<sup>17</sup> 但「V-將-Dp-

<sup>14</sup> 因此我們對唐宋的「V-將-Dd」之例是否應判為述補式就應當更為審慎。如下之例的「打破將來」也曾被分為述補式，但我們認為此例的「打破」和「將來」明顯是兩個動作，義為「打破後再拿過來」。

師曰：「還解釘鉸得虛空摩？」對曰：「請和尚打破將來。」（《祖堂集·寶壽和尚》）

<sup>15</sup> 有關「V-將-Dd」和「V-將-Dp-Dd」的發展大勢，可參看附表。

<sup>16</sup> 參喬全生(1992, 2000)、侯精一(1999)、范慧琴(2003)、邢向東(2004)、郭校珍(2008)。

<sup>17</sup> 《碧巖錄》也有同樣的一段話，可是該句不作「流將出來」而是「流出將來」（例見下），其中「將」、「出」二字和《祖堂集》互倒。

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3 卷）

Dd」在北宋應已開始流行，因為兩宋之際圓悟克勤的《碧巖錄》就有 4 個例子。<sup>18</sup> 例如：

- (8) 直向高山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10 卷）
- (9) 若是劈脊便棒，驀口便擱，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為人。（《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3 卷）

《朱子語類》有 23 個例子。例如：

- (10) 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朱子語類·論語十八》）
- (11) 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逆將出去。（《朱子語類·孟子三》）
- (12) 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朱子語類·論語十三》）
- (13) 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便得使。（《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七》）
- (14) 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朱子語類·學二》）

我們這裡把例 (14) 的「推將開闢去」視為「V-將-Dp-Dd」；只是「開闢」如果要算作 Dp 的話，就是我們所見 Dp 是雙音節詞的唯一例子。此外《朱子語類》還有一個「求將向前去」，「向前」是一個介詞組，我們沒有把它列為「V-將-Dp-Dd」，這種例子也未見於他處。這些都有可能是「V-將-Dp-Dd」尚未定型時的一個過渡狀態。

元代「V-將-Dp-Dd」見於多種文獻，可見此式已經擴散。

明代此式相當常見。《水滸傳》中「V-將-Dp-Dd」已是相當常用，<sup>19</sup> 同時也是近代漢語文獻中此句式使用最多的。《西遊記》、《金瓶梅》、《三言》、《兩拍》等也都 very 常見。

<sup>18</sup> 既然《碧巖錄》中就有這麼多個「V-將-Dp-Dd」，我們毋寧相信《祖堂集》中的這一句才是正確的，而《碧巖錄》對應之句的不同詞序只是抄寫者所誤乙。更何況《碧巖錄》這個句子不但很難解釋得順恆，歷史上也未見其他「V-Dp-將-Dd」之例。

<sup>19</sup> 在明代的文獻中，「將」也常用為動詞，「將」相當「把」的例子也常見。這種情況多少也透露了動詞「將」和「V-將-Dp-Dd」間的歷史連繫。

此式在清初的《醒世姻緣傳》還很多，式樣也很豐富。<sup>20</sup> 以篇幅而言，《蒲松齡集》此式的比例也不低。在此之後，只有部分白話文獻較常見（如《歧路燈》），看來也已經局限在部分的方言中了。

十八世紀以後的「V-將-Dp-Dd」最常見的是「V-將起來」。在《紅樓夢》中，「V-將起來」（11例）超過全部「V-將-Dp-Dd」（18例）的一半；<sup>21</sup> 「V-將起來」比例偏高在《歧路燈》更爲明顯，78個「V-將-Dp-Dd」中就有66個「V-將起來」。<sup>22</sup> 只是「V-將起來」的提升不一定完全和時間平行，因爲比《歧路燈》晚的文獻也有更少用「V-將起來」的，如《兒女英雄傳》36個「V-將-Dp-Dd」中只有16個「V-將起來」。據胡習之、高群（2004），皖北方言「V-將-Dp-Dd」的「Dp-Dd」只剩下「起來」、「下來」、「下去」等少數幾個（另外還有一個「開」）。十八世紀以後的白話小說此式的「Dp-Dd」雖還沒限縮到這麼少，但也很接近了。

相較於「V-將-Dd」，現代漢語方言中的「V-將-Dp-Dd」分布較分散，而且多在人口較稠密且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何以致之，歷史語料多少是可以對此有所說明的。「V-將-Dd」的歷史較早，當各種新興的動趨式湧上歷史舞台之後，它就逐漸被擠壓在較爲保守的地區中。「V-將-Dp-Dd」興於宋代，盛於明代，江淮及周邊地區是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因此此式多保留在這些地區中。

近代漢語的文獻多多少少都可以見到「V-將-Dp-Dd」句式，只是此式的出現是否反映著者的語言是個問題。比方說：在金庸的《鹿鼎記》中，「V-將-Dp-Dd」的見頻相當高，遠多於一般的清代小說，反倒是比較接近明代的小說。那麼金庸使用這種句式到底是本身的方言經驗，還是只是模仿章回小說呢？關於歷史文獻是否反映語言實際，只能一一分別來看，沒有簡易的辦法。比如說：《歧路燈》的「V-將-Dp-Dd」比其他的清代白話文獻還要常見。該書的「V-將-Dp-Dd」以「V-將起來」爲最常見，與清代的發展趨勢一致。《歧路燈》據信是河南作家作的，可能多少會反映一些河南及鄰近方言的特點。我們再看鄰近的現代安徽方言，有一些方言這種句式的使用也是以「V-將起來」爲主。我們可據此判斷《歧路燈》這類句式的運用多少反映了當時的語言實際。

<sup>20</sup> 《醒世姻緣傳》的著作時代未明，或曰明末，或曰清初，這裡暫且列爲清初作品。

<sup>21</sup> 《紅樓夢》「V-將-Dp-Dd」只見於78回以前，沒有在後40回的。看來高鶚的方言並沒有這種句式。

<sup>22</sup> 《歧路燈》還有一個「V-將起」，不計在內。

## 2.4 近代漢語「V-將-(Dp)-Dd」帶賓語的狀況

「V-將-(Dp)-Dd」有時可以插入動詞賓語，近代漢語文獻最常見的是直接位於「將」之後和「Dp-Dd」或 Dd 之前，這點是「V-將-Dd」和「V-將-Dp-Dd」的共通之處。「V-將-Dd」和「V-將-Dp-Dd」也都有賓語置於 Dd 之後的情形，時間都晚於中插之例。

「V-將-Dp-Dd」和「V-將-Dd」形式上是以有無 Dp 為區別的，這點和兩者間賓語位置的異同是有關連的。Dp 本是趨向動詞，多數可以搭配處所詞，只有少數不搭配處所詞（如「起、開、攏、轉、倒」等）。相應的，「V-將-Dp-Dd」就可以容許處所詞插在 Dp 和 Dd 之間（以下敘述時把處所詞也視為賓語）。趨向動詞也有使動的用法，因此有時也帶受事賓語，<sup>23</sup> 相應的，「V-將-Dp-Dd」的 Dp 之後也可以出現受事論元。

### 2.4.1 「V-將-Dd」帶賓語

如上述，中古漢語已有「V-將-O-Dd」。唐五代這種例子最常見於禪宗語錄。例如：

- (15) 僧曰：「未審師意如何？」師云：「移將廬山來，則向你道。」（《祖堂集·巖頭和尚》）

宋代「V-將-O-Dd」之例也是較常見於禪宗語錄，其他文獻所見不多。如《朱子語類》也只有兩個例子（如例(16)、(17)）。元明是「V-將-O-Dd」常見的時代。

- (16) 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朱子語類·訓門人五》）
- (17) 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瀍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朱子語類·易二》）

「V-將來」和「V-將去」的賓語中插頻率是不對稱的，在「V-將來」是很常見的，在「V-將去」卻很罕見。例如《金瓶梅詞話》「V-將-O-來」有 81 例，「V-

<sup>23</sup> 這裡的「受事」實際上指的是「客體」(theme)。

將-O-去」卻只有 1 例。「V-將-O-來」較多應與「來」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 功能有關，<sup>24</sup> 當動作進入檯面，屬於新信息的 O 也容易伴隨而至；相對的，「V-將去」的賓語一般是已知信息，因此以採用零形式為常。

「V-將-O-Dd」的 O 也可以是處所詞，只是罕見。例如：

- (18) 逢著開赦去來的人，將那追徵來的錢物不送將這裏來，就沿路他每分要了。(《元典章·刑部》)

「V-將-Dd-O」之例不多，只見於元明。賓語多為處所詞（如例 (19)-(24)）；偶然也還可看到 O 是受事論元的（如例 (25)）。

- (19) 有一起賊，將百姓每的媳婦、孩兒掠將去那個城子裏賣做奴婢的吳馬兒一起賊人，拿住取了招伏。(《元典章·刑部》)
- (20) 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
- (21) 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
- (22) 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趲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水滸傳》24 回)
- (23) 隨後吃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水滸傳》37 回)
- (24) 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西遊記》97 回)
- (25) 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金瓶梅詞話》61 回)

此外，還可以見到主語倒裝之例，時代又更晚一些，約在晚明。例如：

- (26) 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飛將來溟溟漠漠「辰砂」。(《警世通言》40 卷)

《朱子語類》有一例處所詞位在重疊的「去」之間（如例 (27)），應是位置兩可所造成的。這或許意謂著「去」和處所詞的相對位置正處於變動狀態中。

<sup>24</sup> 「來」的功能是將動作或狀態帶往「前景」(foreground)，「去」的功能是將動作或狀態帶離前景。

- (27) 照管不著，便走將去那裏去。(《朱子語類·易八》)

有的晉語方言賓語可以放在「V-將-Dd」之後，看來是有歷史之跡可以追循的。

#### 2.4.2 「V-將-Dp-Dd」帶賓語

「V-將-Dp-Dd」賓語中插的一般情況是：如果是受事賓語，就插在「將」和Dp之間；如果是處所詞，就插在Dp和Dd之間。這是從《朱子語類》以來一直維持不變的。例如：<sup>25</sup>

- (28)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朱子語類·易十》)
- (29) 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朱子語類·陸氏》)
- (30) 便是那李敬儒的長孩兒李洪信管著家計，和那弟弟李洪義兩個，一向儻僂劉知遠，要趕將他出去。(《五代史平話》)
- (31) 樂毅言曰：「俺也不信。咱放將你出去。」(《全相平話五種·七國春秋平話》)
- (32) 把妮子縛了兩隻手，掉過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將妮子上去。(《喻世明言》35卷)

受事論元和處所詞可以同時出現，所出現的位置和單用時相同。例如：

- (33) 有人報與張飛，言：「曹豹勾引將呂布入城來！」(《全相平話五種·三國志平話》)
- (34) 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水滸傳》4回)
- (35) 士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上。(《水滸傳》24回)
- (36) 只見塚外推將一物進孔中來，張生只聞得血腥氣。(《初刻拍案驚奇》36卷)

<sup>25</sup> 《朱子語類》「V-將-Dp-Dd」的賓語中插只有兩例，剛好把這兩種情況都包括了。

偶然也可見到受事論元位在 Dp 之後的例子，應是因為 Dp 也有使動用法。例如：

(37) 有人認得李逵的，說將出名姓來。(《水滸傳》74回)

此外，也可以見到主語倒裝之例，位置與受事賓語的一般位置相同。例如：

(38) 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sup>26</sup>

(39) 托地布簾起處，走將一個先生入來。(《平妖傳》16回)

「V-將-Dp-Dd」也一樣有賓語置 Dd 於之後的情形，只有見到賓語為處所詞之例。例如：

(40) 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箇箇攏將下來火燄裏。(《水滸傳》50回)

(41) 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扒將上去樹頭頂，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水滸傳》56回)

(42) 地氣正旺上的時節，那灰忽然飛將起來後頭。(《朴通事諺解》)

### 3. 「將」的詞性與功能

#### 3.1 文獻述評

有關「將」的詞性，歷來的說法不一，包括動詞詞尾、趨向助詞、動態助詞、結構助詞、音節助詞、虛補語等。較早的研究傾向於把「將」稱作動詞詞尾或語尾，如黎錦熙(1930)、何融(1955)、祝敏徹(1957)等。其後開始有助詞的說法。其初「將」稱作助詞的一般只有一類，即趨向助詞或動態助詞。使用趨向助詞這個術語的如楊天戈(1985)，追隨者不多；使用動態助詞這個術語的如曹廣順(1990)、劉堅等(1992)、曹廣順(1995)，是至今仍廣為接受的術語。接下來就有進一步把「將」按功能或所在句式的地位而分成幾類的做法。如：吳福祥(1996)、

<sup>26</sup> 這個例子也見於《清平山堂話本》、《警世通言》中的同源小說。語序和現代漢語的「走進一個人來」有別。

吳福祥 (2004a) 按敦煌變文中「將」後頭有無 Dd 而把它分爲動態助詞及結構助詞；林新平 (2006) 按「將」的意義、功能以及是否可以刪除而把《祖堂集》的「將」分成動態助詞、結構助詞、動詞詞尾三類。雖然動態助詞這個術語至今還是一般對「將」的慣稱，但可能因爲人們越來越明白「將」在很多情況下不能用「了」或「著」來替代，因此就加上結構助詞或趨向助詞來範圍這些不符合所謂動態助詞性質的情況。<sup>27</sup> 有人甚至認爲「將」只有調節或填補音節的作用，如黎錦熙 (1930) 就多少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到了王國楨 (2004) 就直接把「將」稱作音節助詞了。晉語一般採用「V-將-Dd」，Lamarre (2002) 把晉語的「將」視爲虛補語，我們認爲，這個分析也可適用於近代漢語的「V-將-Dd」。

有關「將」的功能，意見相當複雜，通常是把「將1」和「將2」合併在一起說的，因此也難以分開來加以述評。最常見的說法就是說「將」具有表示開始、持續、完成或實現的功能。以下介紹一些較爲重要的作品與觀點：

何融 (1955) 認爲，「將」表示一個動作的開始發出。志村良治 (1984) 認爲，「將」表示動作的進行。陳剛 (1987) 主張「動了趨」替代「動將趨」。按理說他的「將」就應該表示動作的完成，但他卻又說：「《水滸傳》用『動將趨』式著重的是動作的出現，而《儒林外史》用『動了趨』式著重在動作的完成。著重點不同使得後者取代前者。」兩詞功能不同而可以取代是難以索解的事。曹廣順 (1990) 提出的觀點特別複雜。僅是唐五代，就有「用作趨向補語的標誌，表示動作的趨向性」、「表示動作完成或獲得結果的狀態」、「表示動作的開始或持續」等；此外還指出其中有少數「好像已經變成了一種後綴」。江藍生、曹廣順 (1997:184) 給了一個與曹廣順 (1990) 略爲相當而更爲簡要的說明：「有的表示動作的完成或實現，有的表示動作的持續，有的僅相當於一個語綴。」武振玉 (1991) 認爲虛化的「將」如同「了」，其語法意義都是表示動作的實現狀態，可用於過去、現在、將來。吳福祥 (2004a) 指出「將」用爲動態助詞時是「表示動作/狀態的完成或實現」，用爲結構助詞時是「只用來引導趨向補語成分」。楊天戈 (1985) 不認爲「將」是表達完成態的，因此和「了」不可等同對待。他認爲「將」的作用是：一，配合趨向動詞表示動作的趨向；二，配合趨向動詞表示動作的開始。石鏡 (1995) 所舉「將」的基本作用與楊天戈一致。

<sup>27</sup> 吳福祥 (2004b) 把部分的「將」判爲結構助詞時提出如下的理由：

- (i) 「將」不能用「了」、「著」的功能來理解；
- (ii) 「動+將+趨」性質同「動+得+趨」，「將」與「得」功能一致，詞性也應該一致。
- (iii) 多數情況下「將」可以刪除。

以上除了第(ii)項，在否定「將」爲動態動詞時都還是很可以依據的判準。

也有認為「將」的功能主要是屬於韻律的。如黎錦熙(1930)指出當「將」成爲虛詞時，會造成「使硬拙的單音動詞得著一個字音上的調節。」王國栓(2004)說得更明白，如：「大部分方言中的『將』不表示語法意義，只起調劑音節、使語調和諧的作用」、「它只代表一個音節，是語音平面上的東西」。

上述的觀點有些是隱含矛盾的。比如：表示開始或持續和表示完成基本上是對立的功能，但有些學者卻認為「將」同時兼有兩種功能。除非這兩種功能所搭配的動詞有別，否則一個「將」同時兼具對反的兩種功能就頗令人費解。又如：學者有把「將」等同於完整體「了1」的。<sup>28</sup> 但我們認為要這麼主張至少應先設法解決以下兩個難點：一，在部分的現代方言及明清的語料中，「將」可以搭配表示起始的「起來」，這點和基本上爲有界的完整體有所扞格。<sup>29</sup> 二，晉語的「將」常用於命令句中，近代漢語例子也不少，然而命令句與完整體標記基本上是互斥的。

如上述，「將」的詞性說法相當分歧。這個問題要解決最好是去看有沒有語法的標準可資評判。

### 3.2 「V-將-Dd」中「將」的詞性與功能

考察近代漢語文獻，我們沒有見到「將1」可以視爲助詞的證據。對於「將1」的詞性與功能，我們主要的觀點如下：「將1」在句法上是用作補語；在詞性上則與 Dp 相當，它仍然具有動詞的性質，但語義較虛，因此是一種虛義動詞或輕動詞(light verb)。「將1」無論是獨用還是搭配 Dd，都不具「時體」(aspect)的性質。以下是我們的證據。

#### 3.2.1 「V-將-Dd」的「將」爲補語

「將1」跟其他的 Dp 一樣，有如下的語法特點：(一)可以用「不」否定來表示不可能；(二)「得」可以放在「將1」前表示可能。這可以證明「將1」是用作補語的。

<sup>28</sup> 完整體(perfective aspect)或譯作完成體、完成貌……等，本文敘述時統一稱作完整體。

<sup>29</sup> 何融(1955:134)也注意到表示完成的「了」和表示動作開始的「起來」是互爲矛盾的。他說：「現代漢語裡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表示動作完成態的『了』和含有表示動作開始意思的『起來』常常連用在一起，形成既表示完成又表示開始的矛盾現象。」何融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就實際上看，也未必有矛盾存在，因爲有可能當時「V-了-(Dp)-Dd」的「了」功能已經轉移，不再是完整體了。

在我們考察的語料中見到的「V-不將-Dd」例子有 20 個。<sup>30</sup> 例如：

- (43) 那其間生藥舖裏贖也贖不將俺兩個來。(《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 (44) 原來是梅香，他等不將我來，睡著了。(《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45) 拏將來有賞，拏不將來必然見罪。(《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46) 一時間多了這嘴，三日裏面，那有七十二般祥瑞，便說靈芝、甘露、麒麟、鳳凰，見今世上都生得有，三日內也取不將來。(《平妖傳》14 回)
- (47) 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金瓶梅詞話》97 回）
- (48) 要等他進了廟門，只擋住門首，自然飛不將去。(《續金瓶梅》54 回)
- (49) 相習成風，你那官法也行不將去。(《醒世姻緣傳》31 回)
- (50) 你趕的我極了，只怕我賢惠不將去，我拿出李洪一嫂的手段來！（《醒世姻緣傳》31 回）
- (51) 到如今通身的下汗，悔也是悔不將來。(《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

這種例子多見於偏北方系的文獻。現代晉語方言有不少方言可以說「拿不將來」這樣的句子，看來是上有所承的。<sup>31</sup>

「V-將-Dd」中插「得」表示可能的例子罕見。例如：<sup>32</sup>

<sup>30</sup> 《關漢卿戲曲集》3 例、《平妖傳》1 例、《金瓶梅》4 例、《續金瓶梅》1 例、《醒世姻緣傳》10 例、《蒲松齡集》1 例。

<sup>31</sup> 如定襄（參范慧琴 2007:114）、平遙（參侯精一 1999）。

<sup>32</sup> 宋代有一些「V-得將來」之例，但不能排除還是連動式而非述補式。例如：

(i) 你憑個什麼捉得將來？（《古尊宿語要》）

(ii) 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景德傳燈錄》28 卷）

(iii) 盡四聖六凡，一時軒豁，捉得將來，不消一撈。（《圓悟佛果禪師語錄》6 卷）

例(i)的「捉得將來」可以分析「捉得」和「將來」為兩個動作，義為「捉了他帶過來」。例(ii)的「求得將來」可以分析為「求得」和「將來」兩個動作，義為「求到後帶來」。例(iii)的「捉得將來」可以分析為「捉得」和「將來」兩個動作，義為「提起拿過來」。圓悟佛果禪師的語錄還有 3 個「V-得將來」之例，也都還不能排除是連動式。

- (52) 但古人生在淳龐之世，未凋未鑿之時，物誘不牽，情實不起，這一定的婚娶之期所以行得將去。（《醒世姻緣傳》44回）
- (53) 你既自己說人不中敬，咱往後就別要相敬，咱看誰行的將去！（《醒世姻緣傳》96回）

### 3.2.2 「將」的地位與趨向動詞相當

如上述，動詞「將」本就具有位移的性質，與趨向動詞相類。<sup>33</sup> 雖然「將1」的語義和動詞「將」有所不同，但有一些證據顯示「將1」也相當 Dp。一，就句法槽而言，「將1」處於與 Dp 相同的地位；二，「將1」可以和其他的 Dp 有相當的對應（說見下文）。喬全生 (2006) 也把晉語的「V-將-Dd」跟其他的「V-Dp-Dd」列為同類的句式，可以互參。

#### 3.2.2.1 「V-將-Dd」與「V-Dp-Dd」的對應

現代漢語「V-Dp-Dd」的語義有不少是透過隱喻而延伸來的，這是「V-Dp-Dd」長久使用慢慢發展出來的。表示兩點間橫向位移的「V-過-Dd」、表示起始的「V-起來」、表示繼續的「V-下去」在「V-Dp-Dd」的發展初期都是沒有的。

趨向動詞「上、下、出、入」等有客觀的特定走向，作為「V-Dp-Dd」的 Dp 時可以用來指示運動的方向；但有一些位移是走向不明的，如單純的兩點間橫向位移或者走向不需明示的位移，就不一定能用「上、下、出、入」這種趨向動詞來表示。在現代漢語中，兩點間橫向位移可以用「V-過-Dd」或「V-Dd」表示，要顯示位移有一段歷程（持續的過程）時通常會用「V-過-Dd」。只是表示兩點間橫向位移的「V-過-Dd」出現得較晚（說見下），在唐宋時期這種語義通常是用「V-將-Dd」來表達的。當不必指明走向而又想表示有所經歷之時也是適合用「V-將-Dd」來表達的，尤其是心理空間的位移有時也是難以具指走向的，這也是唐宋「V-將-Dd」會有多面相的抽象化的原因。

考察唐宋語料，「V-將-Dd」承擔了不少「V-Dp-Dd」當時還不能適切表達的語義，尤其是當時還沒有合適的「V-Dp-Dd」來表達的兩點間橫向位移。當時「V-將-Dd」的語義，能對應現代漢語的多種「V-Dp-Dd」，如「V-過來」、「V-過去」、「V-起來」、「V-上來」、「V-上去」、「V-下來」、「V-下去」……等。

<sup>33</sup> 石毓智 (2006:114) 指出，「將」有一個核心意義是「帶來客體的位移」。其說也可以和本文所述相參照。

「V-將-Dd」這種廣泛的對應在《朱子語類》這種談玄說理的文獻中特別能顯示出來，因為其中的隱喻引申含蓋了相當多的面相。因此以下就以該書作為例示的範圍。

我們先看「V-將來」。《朱子語類》「V-將來」之例雖遠不如「V-將去」多，但也可以對應多種「V-Dp-Dd」。例如：

- (54) 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朱子語類·朱子十八》)
- (55) 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朱子語類·禮一》)
- (56)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朱子語類·大學五》)
- (57) 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朱子語類·朱子十》)
- (58) 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將來，恐是兩事。(《朱子語類·論語十二》)
- (59) 但若要從自家身上做將來，須是捨其所已學，從其所未學。(《朱子語類·朱子十三》)
- (60) 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朱子語類·尚書一》)
- (61) 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朱子語類·朱子十》)
- (62) 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朱子語類·性理一》)
- (63) 蜚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朱子語類·孟子九》)

例(54)-(55)的「借將來」、「取將來」義如橫向位移的「V-過來」。例(56)-(59)的「湊合將來」、「收斂將來」、「看將來」、「做將來」等義如「V-起來」。其中例(56)的「湊合將來」指把東西凝聚在一塊，是收聚義；例(59)的「做將來」表示由己身出發，看起來像是起始體而實則只是指向行動的起始點。例(60)的「循襲將來」義如「V-下來」。有些例子可以隨視角而有不同的解釋。如例(61)的「捉將來」可以解釋為「V-進來」或「V-過來」，例(62)的「分將來」可以解釋為「V-下來」或「V-開來」，例(63)的「說將來」可以解釋為「V-下來」或「V-起來」。

《朱子語類》的「V-將去」可以與現代漢語「V-Dp-去」對應的更為寬廣。例如：

- (64) 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朱子語類·本朝六》）
- (65) 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
- (66) 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朱子語類·學二》）
- (67)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朱子語類·學七》）
- (68) 而今難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
- (69) 若尋得箇僻靜寺院，做一兩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上做將去。（《朱子語類·訓門人九》）
- (70) 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朱子語類·學二》）
- (71)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朱子語類·性理三》）
- (72) 人皆有個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別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朱子語類·大學一》）
- (73) 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朱子語類·訓門人二》）
- (74) 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朱子語類·孟子二》）
- (75) 不成讀書得一句且守一句！須一面居敬持養將去。（《朱子語類·張子之書二》）
- (76)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朱子語類·易六》）
- (77) 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朱子語類·論文上》）
- (78) 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朱子語類·論文上》）
- (79) 才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朱子語類·大學二》）
- (80)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朱子語類·學二》）
- (81) 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朱子語類·大學一》）

例(64)-(66)的「引將去」、「貫串將去」、「勝將去」義如「V-過去」。其中例(66)的「勝將去」相當表示超過的「V-過去」。例(67)-(68)的「登將去」、「做將

去」義如「V-上去」。例(69)-(75)的「做將去」、「分將去」、「明將去」、「懶將去」、「邪僻離叛將去」、「居敬持養將去」等義如「V-下去」。拿例(68)和例(69)來比較，可以看出「將」的位移方向多少還是要靠上下文來決定的。例(68)的「做將去」是搭配「從下頭」而有「V-上去」的解釋，而例(69)的「做將去」是搭配「自上」而有「V-下去」的解釋。例(73)-(75)的「懶將去」、「邪僻離叛將去」、「居敬持養將去」等可以解釋為表示繼續的「V-下去」。其中例(74)、(75)的「邪僻離叛」、「居敬持養」是詞組形式的習慣用語。例(76)的「進將去」也有「V-下去」的意含，表示持續不懈的前進，只是在現代漢語中「進」並不搭配「下去」。例(77)的「包籠將去」義如「V-進去」。例(78)的「蕩將去」義如「V-開去」。「V-將去」的例子也是可以有兩解的。如例(79)的「行將去」可以解釋為「V-過去」或「V-下去」，例(80)的「積累將去」可以解釋為「V-上去」或表繼續的「V-下去」，例(81)的「展布將去」可以解釋為「V-開-去/來」或「V-下去」。

《朱子語類》還有些「V-將-Dd」在現代漢語中難以找到對應的「V-Dp-Dd」，其中有的「V-將去」義近「V-掉」或「V-去/走」（「掉」本也具有位移的內含）。例如：

- (82) 「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三》）
- (83) 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朱子語類·易十》）
- (84) 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朱子語類·性理二》）

以上「V-將-Dd」諸例共通之處是有一段位移的歷程。「將」能對應 Dp 這麼寬廣的語義，除了都具有位移的內含，也是因為「將」能指示動作或狀態是有一段歷程的，這與「起」、「下」後來發展的持續義在性質上有相合之處。

「V-將-Dd」在宋元可以對應「V-Dp-Dd」的語義較寬，明代明顯窄化，主要是因為各種「V-Dp-Dd」使用已盛而「V-將-Dd」趨於衰微的緣故。

### 3.2.2.2 「V-將-Dd」與「V-Dp-Dd」間的消長

#### 3.2.2.2.1 「V-將-Dd」與「V-Dp-Dd」的消長大勢

由於「V-將-Dd」語義的多向性，它在「V-Dp-Dd」還未充分發展時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從「V-將-Dd」和「V-Dp-Dd」間的消長，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在唐五代的文獻中，「V-將-Dd」大都比「V-Dp-Dd」常見。

在義淨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和《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中，除了「V-將-Dd」，是很少見到「V-Dp-Dd」的，而且「V-Dp-Dd」一般都可以分析為連動式。《全唐詩》、唐代禪宗語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的「V-Dp-Dd」都不多，<sup>34</sup> 相對上「V-將-Dd」的比例就高得多了。

宋代的禪宗語錄「V-將-Dd」所佔比例仍然不低，從較早的《景德傳燈錄》到兩宋之交的禪師語錄，都遠比「V-Dp-Dd」常見。《五燈會元》的「V-Dp-Dd」雖成長不少，但「V-將-Dd」還是常用，而且語義似還可含蓋「V-過來」、「V-過去」、「V-起來」、「V-上去」、「V-下來」、「V-下去」等。<sup>35</sup> 只是同時期的其他文獻有些出入。如《二程集》的「V-Dp-Dd」例子和「V-將-Dd」大抵相掙。《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雖沒有「V-將-Dd」，不過「V-Dp-Dd」例子也不多。這種參差不知是方言的如實反映還是因為這些文獻動趨式的例子太少而不足以反映實際。

南宋的《朱子語類》的「V-將-Dd」也很多，與「V-Dp-Dd」相近。

元代的《通制條格》、《元典章·刑部》也還常見「V-將-Dd」，相對的「V-Dp-Dd」就不多。古本《老乞大》還常用「V-將-Dd」，不少於「V-Dp-Dd」各式的總和。<sup>36</sup>

明代「V-Dp-Dd」已很流行，相對的「V-將-Dd」就越來越減少了。

### 3.2.2.2.2 「V-將-Dd」與「V-過-Dd」的消長

唐宋的「V-將-Dd」常用於表示兩點間的橫向位移，這點和當時還沒有出現這種意義的「V-Dp-Dd」有關。表示兩點間的橫向位移是現代漢語「V-過-Dd」的主要用法，<sup>37</sup> 但這種用法的歷史也並不長。我們所看到的宋代「V-過-去」之例似乎還都是通過某個參考點之義，而少數的「V-過-來」之例也可能不是單純指兩點間的橫向位移。例如：

<sup>34</sup> 《敦煌變文集新書》的「V-將-Dd」多為「唱將來」。此書「V-Dp-來」的「來」有時很難判斷是否一般的趨向詞。如「多少龍神送過來」的「來」不能排除是指示事件的發生與說話時相近（相當「來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還有一個「被勘捉歸來」之例，還不能斷定是否「V-Dp-Dd」。

<sup>35</sup> 表示持續的「V-起來」、「V-下去」這時也還沒有產生。

<sup>36</sup> 《老乞大諺解》的例子大致跟古本《老乞大》相同，《朴通事諺解》也大致維持這個情況。

<sup>37</sup> 現代漢語也可以用「V-Dd」表示橫向位移，但不像「V-過-Dd」那樣蘊含有一個持續的過程與從一個場所跨到另一個場所的意含。

- (85) 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五燈會元》3卷）
- (86) 這邊功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朱子語類·學七》）

例(85)的「飛過去」應該是經過義，此例作為「過」通過的參考點是禪師站立之處。例(86)的「V-過-來」雖是趨向終點，但可能還隱含有空間的轉換，不是單純指兩點間的橫向位移。

從「V-過-Dd」的歷史發展以及該式和「V-將-Dd」的消長關係，也可以看出「V-將-Dd」能用於表示兩點間的橫向位移在動趨式的發展中所佔有的前導地位。

唐代「V-過-Dd」的例子很少，也很難找到例子來證明該式的「V-過」是屬於述補式的。當時該式的「過」多為經過義，且不無可能「去」還是離去義而「來」是相當「來著」的。宋代的「V-過-Dd」無疑已有述補式，只是可以視為兩點間橫向位移的例子也不多。元代還有不少文獻只有表示橫向位移的「V-將-Dd」而沒有「V-過-Dd」。<sup>38</sup>《元刊雜劇三十種》、《關漢卿戲曲集》、《全相平話五種》的「V-過-Dd」有經過和趨向兩義。同書中也有表示橫向位移的「V-將-Dd」，大致相當「V-過-Dd」，只是後者可能多含有空間轉換的意含。明代「V-過-Dd」逐漸增多，但表示兩點間橫向位移的「V-將-Dd」的例子仍然不少。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詞話》、《三言》、《兩拍》、《型世言》等都同時有表示橫向位移的「V-過-Dd」和「V-將-Dd」，用法已多少有所混同。例如：

- (87) a. 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三國演義》50回）
- b. 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三國演義》58回）

清代「V-將-Dd」之例越來越稀少，相對的就常見「V-過-Dd」。

侯精一(1999)指出，山西平遙話有「V-將-Dd」和「V-過-Dd」，且「將來」有「過來」的意思。看來就像歷史的趨勢一樣，平遙話的「V-將-Dd」有逐漸被「V-過-Dd」取代的趨勢。<sup>39</sup>

<sup>38</sup> 如《元典章·刑部》、《通制條格》、《站赤》、《憲臺通記》、《南臺備要》、《秘書監志》、《廟學典禮》等。

<sup>39</sup> 晉語除了「V-將來」仍然可以用來表示起始，在動趨式的發展上和近代漢語頗有相近之處，如「將1」在表示橫向位移上有「過」來接替，其他的功能也有別的Dp來取代。

### 3.2.2.2.3 「V-將來」與「V-起來」間的消長

「V-將來」會發展為表示起始，應是「將」和「來」結合起來而產生的結果。「將」蘊含有一段歷程，但不蘊含有「界限」(boundary)或「終點」(endpoint)；「來」有前景化作用，它的功能是把動作或狀態由隱微處帶到眼前，一個新起的狀態就因此成立。狀態新起就有持續的可能，搭配了有歷程蘊含的「將」，就足以產生起始且持續的內含。

「V-將來」從唐代就有表示起始的例子，如敦煌變文常見「唱將來」。明代還可以見到這種用法。例如：

- (88) 你不看見孫行者那裏哭將來了？（《西遊記》32回）  
 (89) 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八九個回合，八戒漸漸不濟將來，釘鈹難舉，氣力不加。（《西遊記》29回）

「V-起來」本是表示空間的位移，表示時間的起始很難斷定起於何時。<sup>40</sup>

《朱子語類》的「V-起來」一般表示的是狀態的成立，還難以判定是否有表示起始的例子。試比較以下幾個例子：

- (90) 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朱子語類·周子之書》）  
 (91) 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九》）  
 (92) 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朱子語類·易七》）  
 (93) 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朱子語類·論語四》）  
 (94) 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朱子語類·樂古今》）

<sup>40</sup> 「V-起」可以指動作或狀態由低處升到高處，這很容易透過隱喻來轉指由隱而顯的過程，結合了有前景化的「來」，也就很容易產生起始義。「上」和「起」一樣都表示升高，因此也有類似的發展。只是「上」一般蘊含終點，因此也易於發展為表示狀態的成立。如《金瓶梅詞話》的「V-上來」有以下的例子：「西門慶見天陰晦上來」、「我見天陰上來」、「兩個吃的熱上來」、「吃的已醉上來」、「不覺醉上來」、「吃得酒濃上來」。例中的「V-上來」也可解釋為狀態的成立，未必含有現代漢語「V-起來」的持續之意。只不過方言的發展總有不齊一之處，有的方言「V-上來」的功能就和「V-起來」一樣，而有的方言的「V-上來」較具狀態成立的內含。

例 (90)、(91) 的「做起來」、「作成起來」指的是成立了某種狀態；例 (92) 的「旋生起來了」的「旋」雖意指有個進程，但不能排除「生起來」還是著重在狀態的成立；例 (93)、(94) 的「追念起來」、「奏起來」是很接近起始的意含，但也不能排除是指狀態的成立。

由於辨識有困難，我們對元代是否有典型的表起始的「V-起來」也還不大能確定。

明代表起始的「V-起來」在《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三言》都已常見。例如：

- (95) 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水滸傳》47回）
- (96) 只在二門外作著臉，脫脫的哭起來。（《西遊記》34回）
- (97) 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卻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金瓶梅詞話》94回）
- (98) 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起來，不須焦躁得。（《金瓶梅詞話》54回）

當時表起始的「V-將來」已經萎縮，如《西遊記》、《金瓶梅詞話》例子都很少。只是當時表起始的「V-起來」或許發展尚未普遍，因為同一個動詞搭配「起來」而兼有起始義和非起始義的例子還不算少。例如：

- (99) a. 身體覺得病起來，在店中倒了半個月。（《清平山堂話本》3卷）  
b. 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慾。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金瓶梅詞話》34回）
- (100) a. 那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著有睡起來了。（《金瓶梅詞話》53回）  
b. 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金瓶梅詞話》34回）

「病起來」在例 (99a) 中義為開始進入病的狀態，在例 (99b) 中義為病好了起來。「睡起來」在例 (100a) 中義為開始睡，在例 (100b) 中義為睡醒了起來。

#### 3.2.2.2.4 「V-將去」與「V-下去」間的消長

唐宋之時，「V-下去」還沒有表示繼續的，但在宋代「V-將去」就可以表達這樣的功能。《朱子語類》就有這種例子，例如：

- (101) 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朱子語類·老子》)
- (102) 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朱子語類·易十一》)
- (103) 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朱子語類·訓門人二》)

《朱子語類》的「V-下去」有些例子看來像是表繼續的，不過基本上還是表達一個由上往下的移動過程，是空間位移的一個抽象化。<sup>41</sup> 例如：

- (104) 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朱子語類·大學五》)
- (105) 若只理會利，卻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朱子語類·易四》)

「V-下去」表示繼續似乎直到明代才產生。例如：

- (106) 以此日復一日，擔擱下去。(《醒世恒言》3卷)
- (107) 支助幾遍討信，得貴只是延捱下去。(《警世通言》35卷)

喬全生(2006:57)指出，普通話「起來、下去」可以表示「體」，晉方言沒有這樣的用法。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晉方言的「將-Dd」就有這種功能，這種情況很像「起來」、「下去」還沒發展出起始義或繼續義的唐宋時期。

### 3.2.3 有關「V-將-Dd」的「將」之時體問題

無論是「將」還是「將-Dd」，我們都不認為具有完整體的性質。證據之一是此式能用於命令句。例如：<sup>42</sup>

- (108) 洞山云：「把將德山落底頭來！」(《祖堂集·德山和尚》)
- (109) 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五燈會元》6卷)

<sup>41</sup> 這個過程隱含一個沒有終點的歷程，或許是因為如此，「下去」才會發展成為持續體。

<sup>42</sup> 晉語的「V-將-Dd」、「V-得-Dd」也經常用在命令句，因此晉語的「將」和「得」也都不是完整體。

證據之二是「V-將-Dd」可以為如下的修飾語所修飾：表示進行的副詞（如「正」）、引介目標或起點的介詞組（如中心語為「向」、「望」、「從」、「自」的介詞組）、表示逐步推進或歷時性的副詞（如「一路」、「一路上」、「沿路」、「逐步」、「逐旋」、「節節」、「層層級級」、「一直」、「漸漸」、「緩緩」、「徐徐」）、表示行為方式的「V 著」等。這幾類的修飾語有的見於多種文獻，因此這種現象顯然並不是個別的、限於一時一地的。例如：

- (110) 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見宋江。（《水滸傳》50回）
- (111) 那些火箭火炬，都向南邊賊陣裏飛將來。（《水滸傳》105回）
- (112) 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著嚼環，收熬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金瓶梅詞話》97回）
- (113) 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極。（《朱子語類·大學二》）
- (114) 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二》）
- (115) 武行者捉腳不住，一路上搶將來。（《水滸傳》32回）
- (116) 打扮作客商，把冊子打在貨裏，沒人知覺，沿路迎將來。（《續金瓶梅》28回）
- (117) 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二》）
- (118) 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朱子語類·大學一》）
- (119) 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朱子語類·訓門人七》）
- (120) 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腳著土，漸漸地生將去。」（《朱子語類·論語五》）
- (121) 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
- (122) 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水滸傳》19回）

命令句與上述的動詞修飾語基本上和完整體標記是不並存的。

### 3.2.4 近代漢語「V-將-Dd」和「V-得-Dd」、「V-了-Dd」的比較

上文說到「將1」可視為一種補語，方言中也有功能與「將1」相當的補語。根據 Lamarre、劉淑學 (2001) 對河北冀州的「了」的語法功能與限制的描述，這種方言的「了」看來和「將」幾乎沒有兩樣。因此如同他們分析「了」，我們也可以把「將」分析為虛補語。晉語與吳語中的部分方言還有一種「V-得-Dd」句式，功能也和「V-將-Dd」大略相當。這些方言中的「了」和「得」雖然不屬於Dp，但功能相當，可以算是方言中接替「將1」的一個詞。<sup>43</sup> 我們應探討「V-得-Dd」、「V-了-Dd」的歷史來源以及其與「V-將-Dd」間的異同以及時地關係。

#### 3.2.4.1 「V-得-Dd」與「V-將-Dd」的比較

我們可以根據動趨式使用虛補語的狀況把晉語分成以下幾類：<sup>44</sup>

1. 只用「V-將-Dd」的；<sup>45</sup>
2. 只用「V-得-Dd」的；<sup>46</sup>
3. 兼用「V-將-Dd」和「V-得-Dd」的。<sup>47</sup>

姑且不論兼用「V-將-Dd」和「V-得-Dd」的方言，晉語的研究者一般把「V-得-Dd」等同於「V-將-Dd」，視為方言的變體。

吳語中也有使用「V-得-Dd」的方言，如紹興話和蘇州話都是。<sup>48</sup>

如同近代漢語的「將1」，晉語「V-得-Dd」的「得」不具完整體的性質，因為有的方言「V-得-Dd」還是以用於命令句為主。據喬全生 (2000)，晉語有些方言「V-得-Dd」主要用於命令句，用於陳述句要加句末助詞「啊」。<sup>49</sup> 陶寰 (1996)

<sup>43</sup> 其他方言還有功能與「將」、「了」、「得」相當的詞，如「倒」、「起」、「著」、「上」……等（參 Lamarre 2002）。

<sup>44</sup> 這個分類基本上是根據喬全生 (2000) 的資料。喬全生總共分出「V-得-Dd」、「V-將-Dd」、「V-張-Dd」、「V-咗-Dd」等四種類型，我們推斷「張」、「咗」是來自「將」，因此把後兩式歸入「V-將-Dd」。

<sup>45</sup> 如山西平遙，參侯精一 (1999)。

<sup>46</sup> 如陝西神木，參邢向東 (2000, 2002)。

<sup>47</sup> 如山西的定襄（參范慧琴 2007）、離石（參喬全生 2000:156）。

<sup>48</sup> 紹興話參陶寰 (1996)，蘇州話參劉丹青 (1997)。《海上花列傳》這種例子就不少，例如：

价末等羅老爺票頭來仔，我帶得去罷。（《海上花列傳》22回）。

<sup>49</sup> 晉語「V-得-Dd」用作陳述句要加「啊」，這種句子主要是指涉已成立的事件，顯示「得」在這個結構中亦無作為持續體的作用。

也指出，紹興話的「V-得-Dd」多用於命令。

近代漢語文獻的「V-得-Dd」多用為可能式，但也有用來表達已然事件的，較常見的如《二刻拍案驚奇》、《型世言》、《醒世姻緣傳》等，其他或多或少還可見到此式的文獻還有不少，如《初刻拍案驚奇》、《百家公案》、《歧路燈》、《醒世恆言》、《續金瓶梅》……等。上述作品中有幾部的作者或編者為吳人，因此其中的「V-得-Dd」的使用不能排除有吳語的影響。

指涉已然事件的「V-得-Dd」的發展不是那麼容易弄清楚，因為這個句式可以是連動式或可能式，「來」、「去」有時也不是典型的Dd，免不了會有分辨的困難。<sup>50</sup>

指涉已然事件的述補式「V-得-Dd」大概在唐代就有，當時此式可以和「V-將-Dd」共現，如果不是功能有對比，就是有方言之別。《全唐詩》兼有「V-得-Dd」和「V-將-Dd」，<sup>51</sup> 只是要分辨其異同並不容易。如以下兩例我們就還不清楚其區別所在。

(123) 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狀誰能識。(吳融〈太湖石歌〉)

(124) 識者取將來，猶堪柱馬屋。(寒山詩)

《祖堂集》也是兼具二式，此書的「V-得來」經常指涉已然事件，但「V-將來」卻經常用於命令句。<sup>52</sup> 例如：

(125) 投子云：「還將得劍來不？」對云：「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祖堂集·後疏山和尚》)

(126) 師索大顛曰：「併卻咽喉唇吻，速道將來！」對曰：「無這個。」(《祖堂集·石頭和尚》)

<sup>50</sup> 下面這個例子中「理會得」和「理會不得」前後相映，因此「去」應是表示無可掌控的獨立助詞，也就是說「理會不得去」和本文討論的「V-得去」動趨式無關。

如此等處，未到那裏，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理會得處，也理會不得去。(《朱子語類·大學一》)

<sup>51</sup> 在《全唐詩》中，「V-將」常和「V-得」相對仗，我們認為這還不足以證明「將」和「得」的詞性相同或二者皆已虛化，因為對仗對詞性的要求沒那麼嚴。而且和「將」相對仗的，除了「得」以外，還有不少詞（「得」12次，「與」7次，「卻」4次，「去、殺、盡、出」各3次，「來、在、破、送」各1次），其中也不乏屬於實詞的。

<sup>52</sup> Lamarre (2006:274) 指出，巴色會所記 19 世紀客家話有「V-竟(緊)-Dd」、「V-倒-Dd」，「V-竟來」相當於共同語的「V-著來」，按道理是強調位移時的姿勢或者伴隨動作，而「V-倒來」的「倒」則保持其表示動作達成（實現）的時體意義。這種對比有些像早期近代漢語指涉已然事件的「V-將-Dd」和「V-得-Dd」間的關係。

宋代有指涉已然事件的「V-得-Dd」可能不如用爲能性式的「V-得-Dd」多。像《朱子語類》的「V-得-Dd」常用在條件句的結果分句，總含有藉著某種條件才能成立的意含，這也是能性句經常出現的語境。例(127a)的「推得去」有「推不去」作對比，也不能換用「推將去」，或許應歸入能性式。「推將去」似只能用在條件句的條件分句而不能用在結果分句，如例(127b)。

- (127) a. 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朱子語類·孟子七》)
- b.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字上。(《朱子語類·大學三》)

明清的「V-得-Dd」是否指涉已然事件通常要靠搭配的詞語或上下文來確認(如「了」或「曾」)。<sup>53</sup> 這種指涉已然事件的「V-得-Dd」和「V-將-Dd」間的區別並不很清楚，可能與敘事的連貫性有關。例如：

- (128) a. 酒保道：「眼見得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水滸傳》57回)
- b. 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尚明。一定是那裏去了。」(《水滸傳》57回)
- (129) a. 不由分說，鷹撮腳拿得去了。(《醒世姻緣傳》28回)
- b. 這一定倒在那邊睡覺，被人把酵子都拿將去了；尋著他老實打他幾下，(《醒世姻緣傳》57回)

以上例中的「V-將去」都用在複雜的被動句中，與上文的緊湊度似不如「V-得去」。

近代漢語文獻中指涉已然事件的「V-得-Dd」看來功能和晉語的「V-得-Dd」有些出入，因爲後者常用於命令。有些文獻「V-得-Dd」和「V-將-Dd」功能似乎有別，晉語方言是否有類似的情況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今日有些方言只用「V-得-Dd」不用「V-將-Dd」，或許是由於二式曾經歷功能的混淆，這些方言只選擇「V-得-Dd」而捨棄「V-將-Dd」。然而現今使用「V-

<sup>53</sup> 近代漢語「V-得來了」例子很少，「V-得去了」絕大多數出現在《醒世姻緣傳》。

得-Dd」的方言還是有限制的，大概是因為在許多方言中「得」的主要功能還是用來引介可能補語。

近代漢語有一些「V-不得-Dd」的例子，「得」可以用「不」否定似乎可用來證明「得」還是補語。只是「V-得-Dd」在歷史語料中主要還是用為能性式，因此這些例子有可能是能性式的否定而不是指涉已然事件的「V-得-Dd」之否定。例如：

- (130) 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遮裏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遮裏為怪笑。（《景德傳燈錄·杭州傾心法瑠禪師》）
- (131) 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金瓶梅詞話》58回）
- (132) 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恨即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決打不饒。（《金瓶梅詞話》31回）<sup>54</sup>
- (133) 自從出去趕趁，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廝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漢子，貼了他！」不由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熟酒店裏櫃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警世通言》20卷）
- (134) 我見他比江花生得又好，一時間進去，出不得來，只得在那邊歇了，纏了一夜辛苦。（《型世言》29回）

因此即使有這些「V-不得-Dd」的例子，也不能用來證明近代漢語非能性式的「V-得-Dd」之「得」是否為補語。

### 3.2.4.2 「V-了-Dd」與「V-將-Dd」的比較

Lamarre、劉淑學(2001)指出，河北冀州話有「V-了-Dd」，其中的「了」應分析為虛補語。他們說：這種「了」給V和Dd提供了一個形式上的、固定的連接標記，以便排除「V-Dd」所含有的各種歧義。又說：從意義上沒有必要表現客觀的空間移動，只想說出移動與說話人的方向如何的時候，用形式補語「了」進

<sup>54</sup> 此例「請去」表示「到那兒去請」，「請得來」相當「請得過來」。

入 Dp 的句法槽，不讓 Dd 直接與 V 組合。他們也把冀州的「V-了-Dd」和山西的「V-將-Dd」相比擬，從歷史和方言來看，他們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sup>55</sup>

Lamarre、劉淑學 (2001:432) 指出，冀州話的「V-了來」的用法很像《兒女英雄傳》、《小額》、《官話指南》等清末的北京話語料。根據歷史語料，此式的時代還可以往前推一些。

「V-了-Dd」最初是連動式，從唐五代到元代似乎都還沒有真正成爲述補式。<sup>56</sup> 即使到了明代，還是有不少「V-了去」屬於連動式。<sup>57</sup> 但明代應可確認已有用作述補式的「V-了去」，像《水滸傳》和《西遊記》都有例子。例如：

- (135) 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願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水滸傳》24回）
- (136) 那馱子有些奋力，走了去，一嘴一顆，就拱了四顆，一抱抱來。（《西遊記》25回）

明清「V-了-Dd」的「了」也有句法上的證據可以證明爲補語，因爲「了」也可以用「不」否定。例如：<sup>58</sup>

- (137) 他家裏古董玩器，你哪件取不了來？（《續金瓶梅》23回）
- (138) 那有錢的人請幾千幾百的僧，誦幾千萬卷寶經，甚麼地位托生不了去？（《醒世姻緣傳》30回）
- (139) 膿包貨，自家的孩子找不了來，還嗔人去哩！（《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慈悲曲》）
- (140) 不知搬了來搬不了來，且聽下回分解。（《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
- (141) 我這腰裏到有二兩盤纏銀子，你可就奪不了去。（《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

<sup>55</sup> 從句法上看，「將」和「了」有平行之處。如：(i) 都出現在「V-X-Dd」的 X 位置；(ii) 都可以被「不」否定；(iii) 都位在賓語之前。Lamarre、劉淑學 (2001) 還指出，「V-了-Dd」的 V 不可以是趨向動詞，這一點與「V-將-Dd」也大致相同，不過後者在歷史語料中有少數的例子 V 是趨向動詞。

<sup>56</sup> 《朱子語類》的「V-了去」看來都是連動式。元代文書的「V-了來」的「來」一般相當「來著」，而「V-了去」的「去」一般爲表示事勢無可控制的助詞。

<sup>57</sup> 在歷史語料中，「V-了-Dd」的 Dd 較少見用「來」，因此能作較爲深入考察的只有「V-了去」。

<sup>58</sup> 我們看到的「V-不了-Dd」有 12 例，其中有 9 例見於《蒲松齡集》。

- (142) 只是我鄧老九的銀子是憑精氣命脈神掙來的，你這等輕輕鬆鬆，只怕拏不了去！（《兒女英雄傳》15回）

例(140)的「搬了來」和「搬不了來」相對，看來二者都是能性式，不過現代漢語方言的「V-了-Dd」也是有可兼表已然和可能的，<sup>59</sup> 因此不能排除「搬了來」是表示已然的。

### 3.3 「V-將-Dp-Dd」中「將」的詞性與功能

我們認為「將2」的性質不同於「將1」，不僅是因為它的產生和流行時期都晚於「將1」，還有一些證據顯示把它歸作助詞而不歸作補語是比較合理的。其證據如：一，「將2」後面已經有一個Dp補語了；二，「將2」一般不能借助「不」、「得」來構成可能式；三，「將2」可以省略，且省略後句義不變。

「將2」應列為助詞已如上述，那麼「將2」是否時體標記呢？我們認為，「將2」既非完整體標記，也不是持續體或未完整體(imperfective aspect)標記。

#### 3.3.1 「V-將-Dp-Dd」的「將」非完整體

用來證明「將1」不是完整體的證據同樣可以適用於「將2」。其一，「V-將-Dp-Dd」可以用作命令句。雖然「V-將-Dp-Dd」用作命令句的不多，但也見於數種文獻，其中尤以《關漢卿戲曲集》為較常見。例如：

- (143) 小校與我喚將存孝兒兩口過來者！（《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 (144) 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拏將下來！」（《水滸傳》4回）
- (145) 江娘娘叫：「取將過來！」（《天湊巧》1回）

其二，上文曾舉了一些修飾語來證明「將1」不是完整體，這類修飾語也有用來修飾「V-將-Dp-Dd」的。包括：引介目標或起點的介詞組（如中心語為「望」、「望著」的詞組）、表示逐步推進或歷時性的副詞（如「一路」、「一

<sup>59</sup> 參 Lamarre、劉淑學(2001)。

步步」、「逐步」、「一節節」、「逐一」、「逐件」、「一張一張」、「陣陣」、「一陣陣」、「一陣一陣」、「漸漸」、「漸漸的」、「慢慢」、「慢慢的」、「不住的」等）。雖然修飾語種類不如修飾「V-將-Dd」的，但其中有的類在詞目及例句上都遠多於修飾「V-將-Dd」的，而且所分布的文獻也更多。例如：

- (146) 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著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水滸傳》62回）
- (147) 喝聲「起！」只見那紙月望空吹將起去。（《平妖傳》26回）
- (148) 大聖見了，按不住惡性兇頑，輪起鐵棒，一路打將進去。（《西遊記》35回）
- (149) 恰好一個道人，帶著個鐵冠兒，身上穿一領黃色道袍，手中拄一條萬年藤的拐杖，背上揹四五個藥葫蘆，一步步走將下來。（《大明英烈傳》41回）
- (150) 撩衣拔步上前，雙手挽住布兒，兩腳挺在牆上，逐步捱將上去。（《醒世恒言》16卷）
- (151) 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喻世明言》2卷）
- (152) 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臺，一張一張疊將起去，不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西遊記》46回）
- (153) 那股酒香直從碗內陣陣冒將出來。（《鏡花緣》97回）
- (154) 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儒林外史》5回）
- (155) 不要高聲。悄悄地隨著我來，看相個機會，慢慢插將下去。（《二刻拍案驚奇》8卷）
- (156) 不一頓飯頃，絲絲細雨不住的下將起來。（《醒世姻緣傳》93回）

其三，「V-將起來」可以表示起始，這顯示「V-將-Dp-Dd」不蘊含終點。例如：

- (157) 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水滸傳》49回）
- (158) 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水滸傳》24回）
- (159) 行者見他哭將起來，他那裏忍得住暴躁，發聲喊道：……（《西遊記》15回）

### 3.3.2 「V-將-Dp-Dd」的「將」非持續體

雖然「V-將-Dp-Dd」的例句多數看起來都需要經過一定的歷程，但我們也不認為「將2」是持續體。證據如下：

其一，有一些「V-將-Dp-Dd」的例子可以看出是有終點的，是有界的。例如：

- (160) 延灼正踏著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水滸傳》58回)
- (161) 知縣對直生道：「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與先生所寫一一皆同，……」  
(《二刻拍案驚奇》13卷)
- (162) 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金瓶梅詞話》90回)

其二，「V-將-Dp-Dd」可以用否定已然事件的副詞修飾。例如：

- (163) 好大膽，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進來見我回話，又跟在身邊，乘機盜我寶貝！早是不曾拿將出去！（《西遊記》70回）

其三，當 V 是雙音節時，一般不用「V-將-Dp-Dd」。這也就是說，雙音節的 V 大致上與「V-將-Dp-Dd」是互斥的。<sup>60</sup>「V-將-Dd」的 V 並不排斥雙音節動詞，但「V-將-Dp-Dd」卻罕見雙音節動詞。動詞音節是單是雙其實和節奏的調節密切相關，我們不能說雙音節動詞都具有持續的內含，所以不搭配「將」。由此也可證「V-將-Dp-Dd」的「將」並不具有持續體的功能。

### 3.3.3 「V-將-Dp-Dd」中「將」的功能

上文指出，「將2」是一種助詞，但既非完整體，也不是持續體，那麼能否說

<sup>60</sup> 在近代漢語文獻中，我們蒐集到的「V-將-Dp-Dd」例子超過 2,500 個，但只見到 6 個例子是用雙音節的 V，且「Dp-Dd」只有「起來」和「出來」兩種。例如：

- (i) 只見府裏一箇年紀小的虞候，搖擺將出來。(《水滸傳》81回)
- (ii) 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醒世恒言》9卷)
- (iii) 兩人料來是死了，便黑心將起來，也不顧家主，也不顧主母在家，小主人又小。(《醉醒石》6回)
- (iv) 真正一個冷落門牆，一時間地運轉將起來，把榮寧兩府都壓下了。(《後紅樓夢》5回)

它沒有什麼功能而只能作為音節填補之用呢？我們覺得「將2」發展到後來或許只剩調整節奏的作用，但最初它的功能應不止於此。

我們先看「V-將-Dp-Dd」會出現在怎樣的語境中。這個句式出現的語境大致如下：

「V-將-Dp-Dd」最常見於有情節的敘事文中，但少用於對話中；其事件多為已發生的，特指的 (specific)，少用於泛指或未然的情況；其景象一般為說話者親見或準親見的（包括移情及假想的景象），因此間接的回述過去的事件時一般也不會用「V-將-Dp-Dd」。再就「V-將-Dp-Dd」的用法來說，它一般是用作直述句，少用為命令句、疑問句、感嘆句；它也罕為否定詞所修飾，很少搭配「了2」。

根據上述「V-將-Dp-Dd」的語境限制，再結合我們考察所得的各種證據，可以歸納「將2」的功能大致如下：

「V-Dp-Dd」加上「將2」，會使得人們對該句所指涉的動作給與一個視點的暫留，也可以在前後相續的事件中，把該句所指涉的動作凸顯出來而成為前景。在敘事文中，如果單純用「V-Dp-Dd」，它的信息重要度與前後句比重大致相等，觀者注意到的是事件的流程；如果插入「將2」，觀者的視點或注意力就會有暫時的集中，使得該句所指涉的行動成為信息的一個重心。

以上看法如果不錯，那麼「將2」的主要功能應在於修辭或語用而無涉於時體。

那麼「將2」為什麼會具有這樣的功能呢？可能是從「將2」所具有的時間延續性而發展出來的，<sup>61</sup> 這個特徵多少是繼承「將1」本有的歷程內含。「將2」因多少仍蘊含動作的進行有一段歷程，這多少使得事件獲得一個影像的暫留，也使得該事件得以鮮活化而成為焦點。

「將2」雖內含一個歷程，但這個內含可能經久而淡化，因此有時只起了調整節律的作用。

《安徽省志·方言志》(83-4)指出：(皖北中原官話)沿淮等市縣話有「V（單音節）+將+起來」的結構形式。……「將」不僅可以強調行為、現象的持續長久，而且還能表達出說話人「不喜歡、不贊成」的感情色彩。雖然該文對這方言的描述和我們對近代漢語「V-將-Dp-Dd」的考察所得不盡相同，但也有可互參之處。

<sup>61</sup> 「將2」可以用來指示動作或狀態有一定的歷程，但未必有界，是否有界應是由語境來決定的。

### 3.3.4 「V-將-Dp-Dd」與「V-得/了/Ø-Dp-Dd」的比較

我們認為，要想更清楚的認識「將2」的功能，最好是也跟同樣位置的詞相比較。

「V-得-Dp-Dd」、「V-了-Dp-Dd」、「V-Dp-Dd」等都可以視為與「V-將-Dp-Dd」形式相當的句式，<sup>62</sup> 這些句式有時會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文獻中，我們可以借著這幾種句式的比較來推敲「將2」的功能。

#### 3.3.4.1 「V-將-Dp-Dd」與「V-Dp-Dd」的比較

在許多文獻中，「V-Dp-Dd」和「V-將-Dp-Dd」是共存的。如上述，「將2」的主要功能是修辭的，因此要辨別二式的異同不是那麼容易。以下舉一些對比例，多少可以透露二式間的異同。

- (164) 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寶塔，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朱子語類·公孫丑上》）
- (165) a. 眾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蹤跡。（《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b. 想不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閉，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 (166) a. 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個人從裏面走出來。（《水滸傳》15回）  
b.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著雙腳，出來見了是吳用。（《水滸傳》15回）
- (167) a. 那火炮飛將起去，震的天崩地動，岳撼山搖。（《水滸傳》117回）  
b. 却放了一個風火炮，直飛起去，正打在敵樓角上，骨碌碌一聲響，平塌了半邊。（《水滸傳》112回）
- (168) a. 那些怪見猓子兇猛，一個個現了本像，飛將起去，叫聲「變！」（《西遊記》72回）  
b. 行者道：「我纔一翅飛起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我救了你罷。」（《西遊記》82回）

<sup>62</sup> 「V-Dp-Dd」可以分析為「V-Ø-Dp-Dd」，其中的Ø表示助詞的缺位。

- (169) a. 他兩個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門前，隨行者踏了雲頭，跳將起去。那猷子看見燈光，就要下手。(《西遊記》44回)
- b. 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西遊記》88回)
- (170) a. 行者一骨魯跳起來，耳朵裏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西遊記》16回)
- b. 急起來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尋袈裟去。」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一見眾僧侍立，供奉湯水，行者道：……(《西遊記》17回)
- (171) a. 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西遊記》51回)
- b. 眾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裏面，只是行者走了。(《西遊記》65回)
- (172) a. 那妖精幌的一聲，把搭包兒撇將起去。(《西遊記》66回)
- b. 往上便飛。如來將金鉢盂撇起去，正蓋著那蜂兒，落下來。(《西遊記》52回)

雖然「V-Dp-Dd」和「V-將-Dp-Dd」間的差異有時不易分辨，可是也有些地方是不可互換的，這可以證明二者的功能是有別的。比如：與下文銜接較緊湊時，一般只用「V-Dp-Dd」而不用「V-將-Dp-Dd」，如例(169b)「跳起去便拿」。「V-Dp-Dd」較適合作為背景句。如例(165b)、(168b)的「推進去時」、「我纔一翅飛起去時」這種搭配「時」的例子未見於「V-將-Dp-Dd」。此外，命令句幾乎都是「V-Dp-Dd」而罕用「V-將-Dp-Dd」。「V-Dp-Dd」若有修飾語搭配而構成四字格(如例(167b)的「直飛起去」)，也很難插入「將」。相對上，「V-將-Dp-Dd」一般是置於前景的，可以感受到動作鮮活的呈現情狀，也較適合作為一段話或一個場景的結束語。簡單的說，「V-Dp-Dd」是無標的，它適用的環境比「V-將-Dp-Dd」還要寬廣。

### 3.3.4.2 「V-將-Dp-Dd」與「V-得-Dp-Dd」的比較

歷史上的「V-得-Dp-Dd」經常用為可能式，用來表示「V-Dp-Dd」能否實現需要依賴主語自身的能力或客觀的條件。例如：

- (173) 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朱子語類·論語二十八》)  
(174) 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  
(《朱子語類·論語七》)

「V-得-Dp-Dd」也可以指涉已然事件，只是出現的文獻和例子都比較有限，在任何文獻中也都遠不如指涉未然事件的常見。<sup>63</sup> 例如：

- (175) 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被公們看得恁地搭滯。(《朱子語類·詩一》)  
(176) 那官人半晌了纔說得出來。(《清平山堂話本·楊溫攔路虎傳》)  
(177) 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水滸傳》31回)  
(178) 眾猴撒開手，那猢猻子跳得起來，兩邊亂張。(《西遊記》31回)  
(179) 伯爵道：「怎麼處？」就跑的進去了。(《金瓶梅詞話》54回)  
(180) 金孝道：「我纔拾得回來，就被老娘偏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喻世明言》2卷)  
(181) 且說李清被這兩跌，暈去好幾時，方纔醒得轉來，又去細細的摸看。  
(《醒世恒言》38卷)  
(182) 夫人撿了半日，撿得出來，拿到獄中。(《型世言》12回)  
(183) 正好走得出來，見這些取金箔的人拈香點燭，一齊擁將進來。(《大明英烈傳》32回)  
(184) 後來那個祈雨的道士將養了三四個月，掙扎得起來，稟那縣官索討那懸定的賞賜，說雨是他祈的。(《醒世姻緣傳》93回)

歷史上的「V-得-Dp-Dd」多表可能性，這一類可以和「V-將-Dp-Dd」明顯區別開來；表示已然的「V-得-Dp-Dd」和「V-將-Dp-Dd」的異同就比較難以辨別，但至少有一點可以和已然的「V-得-Dp-Dd」區別的，那就是：「V-得-Dp-Dd」之得以成立通常還是有賴於先前的事件或其他客觀條件的（含有「因…而得以…」的內含），而且經常還有銜接下文的作用。

「V-將-Dp-Dd」、「V-Dp-Dd」、「V-得-Dp-Dd」三式也可見到在同一文獻中共現，其區別似乎都可以用上文的功能描述來加以說明。例如：

<sup>63</sup> 「V-得-Dp-Dd」是否指涉已然事件，通常需要依賴上下文或者看是否搭配「不會」、「了2」等詞來辨別。

- (185) a. 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三國演義》50回)  
 b. 飛縱馬挺矛，與昇交戰，不數合，刺昇落馬。玄德麾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作起妖法。(《三國演義》3回)  
 c. 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著尹奉，趙昂，殺了一陣。(《三國演義》64回)
- (186) a. 今日串這和尚的房，那日串那個和尚的房，藏得些私房酒兒，都拿將出來，一氣飲乾無滴。(《型世言》34回)  
 b. 差人道：「你且拿出來，同你縣裏去辦。」(《型世言》23回)  
 c. 要賭，像朱家有爺掙在前邊，身邊落落動，拿得出來去賭。你有甚家計，也要學樣？(《型世言》23回)

### 3.3.4.3 「V-了-Dp-Dd」的發展及其與「V-將-Dp-Dd」的關係

#### 3.3.4.3.1 「V-了-Dp-Dd」的發展

「V-了-Dp-Dd」最早是連動式，述補式起於何時很難說。《朱子語類》只有一個「寫了出來」之例（如例(187)），雖然看來像述補式，但也有可能解釋為「寫完以後走出來」。

- (187) 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朱子語類·學七》)

元代也未見有述補式之例，如古本《老乞大》的「V-了-Dp-Dd」顯然還是連動式。述補式的「V-了-Dp-Dd」開始使用大約在《水滸傳》以後。明代其他的小說如《平妖傳》、《三言》、《兩拍》等就有較多的述補式。十八世紀起的白話小說中此式就更為常見。看來這種結構正如陳剛(1987)所指出的，應是由南方流行起來的。<sup>64</sup>

即使在「V-了-Dp-Dd」流行的時代，連動式還是一直維持著，有的文獻也還很常見。如例(192)中的「叩謝」和「出來」是相續的兩個動作。

- (188) 眾都叩謝了出來。(《型世言》25回)

<sup>64</sup> 陳剛(1987)指出，「V-了-Dp-Dd」應是受南方話影響的句式，因為北京口語中沒有。Lamarre、劉淑學(2001:431-432)同意這個觀點，指冀州話也沒有。

「V-了-Dp-Dd」是連動式還是述補式有時也不是那麼容易分辨，這也是述補式真正成立的時代比較難以確定的原因。例如：

(189) 小妖看見取了進去，報道：……（《西遊記》41回）

這種例子指的是「取了」再「進去」兩個動作，還是只著眼於東西被拿進去，恐怕是見仁見智的。

### 3.3.4.3.2 「V-了-Dp-Dd」的「了」非時體標記

「V-了-Dp-Dd」的「了」不是完整體，證據就跟我們證明「將1」、「將2」非完整體一般。首先，「V-了-Dp-Dd」可用為命令句，即使是罕見的。例如：

(190) 眾人都懷懼怕，道：「劉兄惡取笑，不當人子！怎麼把一個死人背在家裏來嚇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初刻拍案驚奇》9卷）

(191) 太守說：「既是個武生，姑且饒打，革去代書，以後不許再與人家寫狀！趕了出去！」（《醒世姻緣傳》74回）

(192) 學道變了臉道：「……左右的！趕了出去！」（《儒林外史》3回）

其次，上文曾舉了幾種修飾語來證明「將1」、「將2」非完整體，我們發現這幾種修飾語也是有用來修飾「V-了-Dp-Dd」的。包括：引介目標或起點的介詞組（如中心語為「往」的詞組）、表示逐步推進或歷時性的副詞（如「一路」、「一步步」、「一步一步」、「逐位」、「漸漸」、「漸漸的」、「漸次」、「緩緩」、「慢慢」、「慢慢的」、「徐徐」）等。這些修飾語有的見於多種文獻，顯然不只是一時一地的現象。例如：

(193) 狄希陳得了這薛三槐娘子的話，拿眼看著素姐的臉色，慢慢的往外溜了出去，擦眼抹淚的進到他娘屋裏。（《醒世姻緣傳》59回）

(194) 引著主祭的虞博，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儒林外史》37回）

(195) 沒奈何強打精神，一步一步挨了回來，不敢與人說知。（《二刻拍案驚奇》34卷）

(196) 自己便趕緊的迎了出來，慢慢的逐位讓了進去，一總來到燕來堂。（《後紅樓夢》9回）

- (197) 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低矮了下去。(《紅樓夢》79回)  
 (198) 走了大半日，腹中又漸漸空了起來，委實難受。(《歧路燈》44回)  
 (199) 一滴滴下去，眠在枕頭上，呆呆地想了一回，等待幾時，不見動靜，沒些意智。慢慢走了出來。(《二刻拍案驚奇》3卷)

「V-了-Dp-Dd」的「了」非完整體的另一項證據是「V-了起來」、「V-了下去」可以表示動作或狀態的起始或延續，如例(197)、(198)（「V-了起來」的使用狀況見下文）。

雖然「V-了-Dp-Dd」常用來指涉已然的事件，但這不能證明「了」是完整體標記。

### 3.3.4.3.3 「V-了-Dp-Dd」與「V-將-Dp-Dd」、「V-Dp-Dd」的比較

「V-了-Dp-Dd」比「V-將-Dp-Dd」晚出，二者流行的時期是不一樣的，「V-了-Dp-Dd」的流行是在晚明，當時「V-將-Dp-Dd」多少已趨向衰微。然而二者也有共現的時候，其間是否有功能的分別是應當探討的。以下列出一些「V-了-Dp-Dd」與「V-將-Dp-Dd」、「V-Dp-Dd」同時共現的例子，用以顯示其間的異同。

我們先看明代的對比例。

- (200) a. 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裡的事，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水滸傳》24回)  
 b. 只見這邊一箇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水滸傳》16回)  
 c. 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著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水滸傳》16回)

(200a)的「走了出來」表示已經結束動作，(200b)的「走將出來」是觀者眼裡進行中的狀態，(200c)的「走出來」則緊接下文。

- (201) 童貫見射他不死，便差會水的軍漢，脫了衣甲，赴水過去捉那漁人。早有三五十人赴將開去。……五百軍人脫了衣甲，納聲喊，一齊都跳下水裏，赴將過去。……張順攢下水底，拔出腰刀，只顧排頭價戳人，都沉下去，血水滾將起來。有乖的，赴了開去，逃得性命。(《水滸傳》77回)

例 (201) 這一段文字中的「V-將-Dp-Dd」用於描繪戰爭場景中進行的行爲，有如述者親見，例中的「赴了開去」則可能是事後的推擬，因為「有乖的」即是不定指，暗示了該事非必述者所親見。

- (202) a. 其銀也做幾遭搬了過去，不知不覺。(《初刻拍案驚奇》1卷)  
b. 逐漸把窩裏埋的又搬將過去。安頓好了，先假做些小買賣，……  
(《初刻拍案驚奇》35卷)

(202a) 的「搬了過去」爲「做幾遭」所修飾，說明行爲是多次性的。「V-將-Dp-Dd」一般只用於特指的單一事件，因此這種地方就不能使用「V-將-Dp-Dd」來表達。

- (203) a. 王氏輕身跳了起來，趁著月色，一氣走了二三里路。(《初刻拍案驚奇》27卷)  
b. 只見巫娘子望見官人來了，一轆轤跳將起來。(《初刻拍案驚奇》6卷)

與 (203b) 的「跳將起來」相較，(203a) 的「跳了起來」跟下文有較緊密的連貫性。

- (204) a. 又聞得有已死之說，心裏躊躇，不敢上前相認，走了開去。(《二刻拍案驚奇》34卷)  
b. 興兒狐假虎威，喝道：「窮弟子快走開去，讓我們！」(《初刻拍案驚奇》35卷)

(204b) 是命令句，較不適合用「V-了-Dp-Dd」。

- (205) a. 每見蔣日休辭色有些近狎，便走了開去。(《型世言》38回)  
b. 每日倒早起來開店做生意，若盛氏在外邊，自卻在裡邊煮茶做飯，不走開去。(《型世言》3回)

否定式不能用「V-了-Dp-Dd」，因此 (205b) 不用此式。

- (206) a. 到天明，仍舊扒了過去。似此夜去明來，三月有餘。(《型世言》6回)
- b. 折身起來，再到隔樓，輕輕扒將過去，悄悄摸到床前。(《型世言》6回)
- c. 比及叫得小妹夢中醒起來，撥火點燈，汪涵宇已扒過去了。(《型世言》6回)

例(206)的三個例句都指涉已發生的事。(206c)可能因句末已有「了2」而只用「V-Dp-Dd」；(206b)的「V-將-Dp-Dd」描繪進行時的神態，其中的「輕輕」這種方式副詞活化了動作的景象，也襯托出該式的歷程性。

以上的對比看來不是方言混雜的結果，顯示明代「V-了-Dp-Dd」與「V-Dp-Dd」、「V-將-Dp-Dd」有功能上的對比。其間的功能差異大致可約之如下：「V-Dp-Dd」是無標的，適用在較多的場合，時間的定位需要由上下文或語境來賦予。「V-了-Dp-Dd」和「V-將-Dp-Dd」通常都指涉已然的事件，只是「V-了-Dp-Dd」一般表示動作已完成，而且著眼在與前後事件的承轉關係；「V-將-Dp-Dd」則通常引導觀者作較長的視點停留，往注意含活動就在觀者的眼前進行。

陳剛(1987)指出，「動了趨」肇端於吳方言區，明初「動了趨」和「動將趨」開始混用。根據上面的描述，我們認為還不能證實二式在明代已經混用。

再看十八世紀的情況。我們且以《儒林外史》為例。《儒林外史》的「V-了-Dp-Dd」常見，「V-將-Dp-Dd」已經很少。該書的「V-了-Dp-Dd」和「V-Dp-Dd」的對比有時很像他書「V-將-Dp-Dd」和「V-Dp-Dd」的對比。且看以下的對比：

- (207) a. 兩人慢慢走了出來。(《儒林外史》55回)
- b. 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個酒樓上，揀了一個僻淨座頭坐下。(《儒林外史》25回)

(207a)的「走了出來」有「慢慢」修飾，終界不顯；(207b)的「走出來」則只是活動流程中的一個環節。

十八世紀時「V-了起來」開始表示動作或狀態的起始，其中的「了」功能已脫離了完整體助詞「了1」一般的功能，此時「了」的功能就差不多只是用作節律調整的作用了，與當時的「V-將起來」的功能相近。《儒林外史》、《紅樓夢》、《歧路燈》等都兼有表示起始的「V-了起來」和「V-將起來」，也看不出差異何

在（如例 (208)-(210)）。因此，表示起始的「V-了起來」與「V-將起來」的混淆應不晚於十八世紀。

- (208) a. 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儒林外史》51回）  
b. 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儒林外史》5回）
- (209) a. 只有些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紅樓夢》69回）  
b. 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紅樓夢》35回）
- (210) a. 譚紹聞因累旬受苦，今日歸了自己窩巢，也哭了起來。（《歧路燈》45回）  
b. 照端福頭上便是一掌，端福哭將起來。（《歧路燈》1回）

#### 3.3.4.3.4 從「V-將起來」到「V-了起來」

「V-起來」在《朱子語類》的時代已經可以表達起始，已如上述。到了明代，興起了也可表達起始的「V-將起來」，如《水滸傳》中這種例子就很常見。「V-將起來」和「V-起來」間的語義差別比其他的「V-將-Dp-Dd」與「V-Dp-Dd」間的差別較不明顯，有時看來比較像由節律因素所決定，看來「將」之使用和節律相關有可能是相當早的事。例如：

- (211) a. 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水滸傳》8回）  
b. 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水滸傳》47回）
- (212) a. 只聽得後面發著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水滸傳》18回）  
b. 前船正混戰間，後舡又大叫起來。（《水滸傳》80回）

「V-起來」就已經可以表達起始了，那麼又基於什麼條件再加上「將」也表達起始呢？我們認為，「將<sub>2</sub>」蘊含有一個持續的過程，但不蘊含終點，因此自然可以搭配不含終點的「起來」而構成「V-將起來」。

「V-了起來」用為述補式約在明末，但表示起始卻要等到十八世紀，如《儒林外史》、《紅樓夢》、《歧路燈》等都有這種用法的例句。如果此式的「了」和完整體「了<sub>1</sub>」是一樣的，那麼此式用來表達起始，就和「了<sub>1</sub>」的功能有所抵牾。從這點看，此式「了」的性質與完整體「了<sub>1</sub>」不同，而且有用如「將」的傾向，也可以說在這種句式中「了」是有所代換「將」的。

### 3.4 小結

總結上述，「將1」無論是詞性還是功能都不同於「將2」。「將1」可以視同 Dp，因此「V-將-Dd」可以視為一種「V-Dp-Dd」結構；相對的，「將2」只是中插在「V-Dp-Dd」中的助詞。質言之，「V-將-Dd」也是一種「V-Dp-Dd」，它和「V-將-Dp-Dd」的主要差別並不在 Dp 的有無，而在於是否有中插助詞。

## 4. 「V-將-(Dp)-Dd」興衰之因

「V-將-Dd」和「V-將-Dp-Dd」既然是性質有別的兩種句式，那麼要探討其興衰之因就應該分開來處理。

### 4.1 「V-將-(Dp)-Dd」興起之因

#### 4.1.1 「V-將-Dd」興起之因

「V-將-Dd」的成立是要以「V-將」和「V-Dd」為基礎的，沒有「將」賦予動詞的位移義，以及用 Dd 來標示說話者地位的需求，「V-將-Dd」也無由產生。

「V-將-Dd」的存在和「V-Dp-Dd」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如上述，「V-將-Dd」表示包含橫向位移的泛向位移，它可以含攝橫向位移及多種趨向詞的表達。在「V-Dp-Dd」剛開始發展的時代，也就是 V 開始需要同時表達動作趨向以及說話者所處地位的時代，這時 Dp 的隱喻用法尚不豐富，Dp 用來表達動詞在時間或心理上的歸趨還不是發展得很成熟，這時「V-將-Dd」就成為重要的過渡。我們略觀現代漢語和近代漢語見頻都高的 Dp 的發展，例如「出、入（進）、上、下、起」等。其中「出、入（進）」比起「上、起、下」等，概念上相對為有標，所以在隱喻的延伸上也較受限定。因此在近代漢語中，「V-將-Dd」很少用如「V-出-Dd」、「V-入-Dd」，但經常用如「V-上-Dd」、「V-起-Dd」、「V-下-Dd」。「V-將-Dd」作為「V-上-Dd」、「V-起-Dd」、「V-下-Dd」各種隱喻用法的前驅，顯示該式在「V-Dp-Dd」發展史上具有不可抹煞的地位。此外，在「V-Dp-Dd」發展史上，「V-將-Dd」也還扮演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那就是：現代漢語表示兩點間的橫向位移的「V-過-Dd」是較晚才產生的，在「V-Dp-Dd」初發展的時代要表示這種內容就只能依賴「V-將-Dd」了，而事實上文獻中有相當多的「V-將-Dd」就是相當後來的「V-過-Dd」的。以《朱子語類》為例，「V-過-Dd」的「過」基本上多

爲「經過」之義，而單純表示兩點間的橫向位移多用「V-將-Dd」而罕用「V-過-Dd」。

「V-將-Dd」的發展也是因爲在功能上可以和「V-Dd」有所區隔。「V-Dd」在方言中有兩種發展：一種是單純的位移，不蘊含有一個持續的過程；另外一種是以Dd來表達動詞的目的，就像今日官話和晉語的部分方言一樣。相對上，「V-將-Dd」就像「V-Dp-Dd」一樣，自始就是用來表達客觀的位移趨向，在晉語中就有方言「V-將-Dd」和表示目的的「V-Dd」形成功能上的對立。<sup>65</sup> 只要語言中有這方面的區隔需求，「V-將-Dd」就有它的存在價值。

#### 4.1.2 「V-將-Dp-Dd」興起之因

「V-將-Dp-Dd」的構成是需要以助詞「將2」的存在爲條件的，因此我們應先探討「將2」是如何產生的。「將1」是「將2」唯一可能的來源，我們應探討它們的演化關係。上文已論證，「將1」是虛補語，那麼它是依賴怎樣的條件來演化爲「將2」呢？上文也指出，「將1」除了具有位移義，也還能凸顯其位移歷程；當「V-Dp-Dd」需要進一步凸顯其歷程時，就是「將1」轉化爲「將2」的契機。

就句法而言，「V-將-Dp-Dd」這種句式要得以成立，先決條件是「V-Dp-Dd」能插入助詞。在「V-將-Dp-Dd」成立之前，這種句法確已存在，當時顯示這種句法的就是「V-得-Dp-Dd」句式。<sup>66</sup> 「V-得-Dp-Dd」的存在，引導了其他中插助詞的動趨式跟著產生，包括「V-將-Dp-Dd」和「V-了-Dp-Dd」。無論「V-得-Dp-Dd」的產生是否和「V-得-Dd」有衍生關係，總之二者在「V-將-Dp-Dd」之前即已並存。「V-得-Dd」和「V-將-Dd」在唐代就都已經是述補式，當「V-得-Dp-Dd」成爲常用的句式時，「將1」就有機會仿照「V-得-Dd」和「V-得-Dp-Dd」的共存模式，演化爲「將2」而導出「V-將-Dp-Dd」的句式來。

## 4.2 「V-將-(Dp)-Dd」式微之因

由於前人並不分別「將1」和「將2」，因此在討論「V-將-(Dp)-Dd」的式微原因時，也不分別「V-將-Dd」和「V-將-Dp-Dd」。以下略陳其主要的觀點。

<sup>65</sup> 范慧琴(2003, 2007)指出，山西定襄的「V-將來」和「V-來」語義不同，後者相當「到這兒V」，表示目的。

<sup>66</sup> 「V-得-Dp-Dd」基本上是「V-得-C」的一類，探討「V-得-Dp-Dd」的發展也應從「V-得-C」的發展來作全盤的考量。

何融 (1955) 認為「將」變為稀少以至趨於廢棄有如下的原因：

- (一) 動詞詞尾「了」替代了「將」；
- (二) 由於動詞能顯示動作的發出，趨向補語能幫助顯示動作的開始而可不用「將」；
- (三) 由於複音動詞的發達。

陳剛 (1987) 認為「動了趨」是替代「動將趨」而使得「將」衰微。

武振玉 (1991) 也認為「將」衰落消失的原因是「了」替代了「將」。他指出，明代出現「動-了-趨補」，由於「了」和「將」所出現的環境和語法意義是一樣的，很難並存，結果「了」逐漸替代了「將」。至清代，開始進入衰落期。曹廣順 (1990) 認為導致「將」字在現代漢語中走向消亡的原因是：(一)「將」在部分句子中是可有可無的；(二)「了」的興起。

以上所舉諸家說法的共通之處是都認為「了」取代「將」是後者衰微的一個因素。究其實，這個論點就算成立，也只限於「V-將-Dp-Dd」的演變。然而「V-將-Dd」和「V-將-Dp-Dd」的性質本是有別的，發展也頗不一致，因此應當分開來看。

#### 4.2.1 「V-將-Dd」式微之因

我們認為，「V-將-Dd」式微的主要因素是有其他功能相當的句式來取代（如「V-過-Dd」、「V-起來」、「V-得-Dd」、「V-了-Dd」等）。「V-將-Dd」原本可以表達泛向的位移，也可以包括由隱喻產生的時間或心理空間的位移。隨著「V-Dp-Dd」的發展，逐漸侵蝕了「V-將-Dd」原先的地位，「V-將-Dd」的功用逐漸萎縮。有的方言「V-將-Dd」完全被其他的「V-Dp-Dd」取代；有的方言「V-將-Dd」還保有一個位置，只是它的用途比起原先的「V-將-Dd」已有所縮減。「V-將-Dd」用途的縮減程度視方言而定。比如：有的方言「V-將-Dd」就只相當「V-過-Dd」；有的方言還可以表示起始；有的方言的「將1」成為比歷史上的「將1」更虛更具句法意義的虛補語，只用以填補句法槽上的空缺。<sup>67</sup>在有的方言中，這樣的虛補語又被其他的虛補語所取代（如「得」、「了」……等）。

<sup>67</sup> 歷史上早期的「將1」是形勢上不得不使用的，因為當時「將1」的某些意義其他的Dp還沒發展到足以表達的地步。就這點而言，它和現代方言的虛補語「將」還是有所分別的。

#### 4.2.2 「V-將-Dp-Dd」式微之因

前人對「V-將-Dp-Dd」式微之因的主要意見大略可分為以下兩點：一，「了」取代「將」；二，複音動詞的發達。

我們先看複音動詞和「V-將-Dp-Dd」式微是否有關。「V-將-Dp-Dd」的V少用複音動詞自始以來就是如此，四字格的「V-將-Dp-Dd」一直佔有絕對優勢可以說明此點，因此複音動詞不應是導致「V-將-Dp-Dd」式微的原因。

從本文附表「V-將-Dp-Dd」和「V-了-Dp-Dd」的消長以及「V-了-Dp-Dd」的「了」失去完整體性質這兩項證據看來，「V-了-Dp-Dd」確有取代「V-將-Dp-Dd」的趨勢。然而，即使「V-了-Dp-Dd」的興起是「V-將-Dp-Dd」衰微的主要原因，其取代方式恐怕也不是「了」直接把「將」替換下來那麼簡單。「V-了-Dp-Dd」取代「V-將-Dp-Dd」的觀點是否合理，我們可以依據歷史文獻和方言事實來詳加檢討。

有的方言的「V-Dp-Dd」從來沒有發展出中插助詞的句法（助詞如「將」、「了」，不包括表示可能的助詞「得」），晉語即屬這種情況。有的晉語方言Dp這個位置會有條件的由虛補語「將」、「了」、「得」所佔據，但這與「V-Dp-Dd」中間再插入助詞的情況不同。沒有助詞中插的方言自然談不上什麼「V-了-Dp-Dd」取代「V-將-Dp-Dd」的演變。根據陳剛(1987)，北京話的「V-了-Dp-Dd」是晚近才由南方傳入的，我們估計北京話早先大概也是屬於晉語類型。如果這個推斷可以接受，那麼在這個地區就沒有經過所謂的「V-了-Dp-Dd」取代「V-將-Dp-Dd」的過程。

方言的「V-Dp-Dd」中插助詞的主要可以分兩種，即「V-將-Dp-Dd」和「V-了-Dp-Dd」。現代方言中也有仍然使用「V-將-Dp-Dd」的，如皖北的方言。這些方言的「V-將-Dp-Dd」是否有為「V-了-Dp-Dd」取代的傾向待考，但至少「V-將-Dp-Dd」仍是實際存在的。

明代處於「V-將-Dp-Dd」流行而「V-了-Dp-Dd」萌芽的階段。我們知道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是在江淮地區及其周邊一帶，估計「V-將-Dp-Dd」的使用應相當反映了這個地區的方言實況。「V-了-Dp-Dd」無論是受吳語的影響還是仿照「V-將-Dp-Dd」的助詞中插而產生，總之它在明代曾與「V-將-Dp-Dd」並存，而且看來也有功能上的差異。不妨這麼推測，部分使用「V-了-Dp-Dd」的南方人把「V-將-Dp-Dd」跟「V-了-Dp-Dd」混淆了，導致後者逐漸取代了前者。我們看十八世紀以後的白話文獻，在「V-了-Dp-Dd」跟「V-將-Dp-Dd」之間也確實有功能難辨的時候。只是此時多數的文獻「V-將-Dp-Dd」的數目遠較「V-了-Dp-Dd」稀少，

有可能是當時的通語已以「V-了-Dp-Dd」為主，而間或出現的「V-將-Dp-Dd」是仿古或雜揉方言所造成的。我們還可以另作如下的推測：現代漢語「V-了-Dp-Dd」的使用多少有別於近代漢語的「V-將-Dp-Dd」，很有可能「V-了-Dp-Dd」只是直接進入沒有「V-將-Dp-Dd」而只有「V-Dp-Dd」的方言中，而這樣的方言成了十八世紀以後的通語。換個方式說，就是「V-了-Dp-Dd」在十八世紀以後開始活躍在白話文獻中的現象有可能是由於標準話中心移轉的緣故，本未使用「V-將-Dp-Dd」句式的新標準話直接接受了外來的「V-了-Dp-Dd」。由於新標準話的擴散，過去曾流行一時的「V-將-Dp-Dd」在通語中就逐漸抑而不彰了。

## 5. 結論

總結上述，「V-將-Dd」的「將」（「將1」）的詞性與功能不同於「V-將-Dp-Dd」的「將」（「將2」）。「將1」相當Dp，是一種虛義動詞或輕動詞，在句法上具有虛補語的性質；「將2」是一種助詞，但不是體標記，它的功能偏於修辭或語用方面。

「將1」可以對應Dp的多種語義，包括泛向（含橫向）的位移以及其他時間或心理空間的位移，後來「將1」也逐漸為各種Dp所取代。在許多的方言中，「將1」指橫向位移的功能是由「過」繼承的；在其他方言中，有的方言「將1」發展為句法槽的填空詞，也有方言用「得」、「了」、「倒」、「起」等來替代「將1」。這些都導致了「V-將-Dd」式的使用區域趨於縮小。「V-將-Dp-Dd」在明代曾經相當流行，後來由於「V-了-Dp-Dd」的擴張而趨於萎縮。

以上為本文的主要觀點。由此延伸，我們還進一步得到以下的一個看法。結合歷史和方言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以下兩個「參數」(parameter)也可以幫助我們來區分方言的動趨式類型：

- 一，是否可以採用「V-Dd」表示橫向的位移；<sup>68</sup>
- 二，是否可以在「V-Dp-Dd」的V與Dp間中插能性助詞以外的助詞。<sup>69</sup>

第一個參數有以下兩個選項：(一)表示橫向的位移可以使用「V-Dd」；

<sup>68</sup> 不包括表示目的的「V-Dd」。

<sup>69</sup> 能性助詞如「得」。

(二) 表示橫向的位移不能使用「V-Dd」而只能用「V- $\alpha$ -Dd」。 $\alpha$  意為必須填入一個詞，這個詞包括一般的 Dp 及「將」、「得」、「了」等虛補語。舉例來說，多數方言可用「走來」來表示橫向位移，但有的方言就必須在「走」和「來」之間插入一個詞。這個參數就是用來區別這兩種類型的。

第二個參數的兩個選項如下：(一)「V-Dp-Dd」不能中插助詞；(二)「V-Dp-Dd」可以中插助詞。<sup>70</sup> 具體的說，晉語就屬於第一種方言，而可以使用「V-將-Dp-Dd」或「V-了-Dp-Dd」的就屬於第二種方言。

---

<sup>70</sup> 作為虛補語的「將」、「倒」、「起」等是來自趨向動詞的，地位也和「V-Dp-Dd」的 Dp 一樣，因此也可視為一種 Dp。這個參數的 Dp 就是包括這類虛補語的。

〈附表〉<sup>71</sup>

	V-將去	V-將來	V-將-Dp-Dd <sup>72</sup>	V-了-Dp-Dd
敦煌變文集新書 <sup>73</sup>	4	123	0	0
祖堂集	8	17	1	0
景德傳燈錄	11	39	0	0
碧巖錄	10	13	4	0
朱子語類	448	39	24	0
元刊雜劇三十種	2	17	4	0
古本老乞大	9	21	0	0
全相平話五種	8	53	4	0
水滸傳 <sup>74</sup>	72	203	498	22
三國演義	3	25	33	1
西遊記	48	100	233	3
金瓶梅詞話	4	146	94	18
大明英烈傳	1	10	63	5
平妖傳 <sup>75</sup>	6	25	76	9
喻世明言	6	31	75	4
警世通言	14	33	71	3
醒世恒言	7	9	115	19
初刻拍案驚奇	10	65	202	87
二刻拍案驚奇	11	66	237	126
型世言	2	16	40	21
西湖二集	2	15	145	4
醒世姻緣傳	22	32	259	137
蒲松齡集 <sup>76</sup>	4	17	45	1
儒林外史	3	4	18	303
紅樓夢 <sup>77</sup>	0	1	18	374
歧路燈	0	2	78	13
鏡花緣	0	0	8	53
兒女英雄傳	2	0	36	86

<sup>71</sup> 本表各式之統計包括中插賓語之例。原則上各式只計算述補式而排除連動式，但難免會計入地位模糊者。

<sup>72</sup> 文獻中還有一些「V-將-Dp」之例，不計在內。

<sup>73</sup> 潘重規編《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敦煌學研究會。

<sup>74</sup> 一百二十回本。

<sup>75</sup> 四十回本。

<sup>76</sup> 《蒲松齡集》（北京：中華書局）。這裡只統計上冊，包括《聊齋俚曲集》和戲三齣。

<sup>77</sup> 《紅樓夢》採用的是台北里仁書局的《紅樓夢校注》，該本前八十回為庚辰本，後四十回為程甲本。

引用文獻

- Anhui Province Local Chronicles Editing and Compiling Committee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Anhui Shengzhi: Fangyanzhi* 安徽省志·方言志 [*Chronicles of Anhui Province: Dialectal Record*]. Beijing: Chronicles Press.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0. Wei Jin Nanbeichao dao Songdai de “dong + jiang” jiegou 魏晉南北朝到宋代的“動+將”結構 [The construction of “verb + jiang”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Song Dynasty].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0.2:130-135.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Function Word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Chen, Gang (陳剛). 1987. Shilun “dong-liao-qu” shi he “dong-jiang-qu” shi 試論“動-了-趨”式和“動-將-趨”式 [On the constructions of “verb-liao-directional” and “verb-jiang-directional”].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4:282-287.
- Fan, Huiqin (范慧琴). 2003. Shanxi Dingxiang fangyan de “V + X + quxiang buyu” jiegou 山西定襄方言的“V + X + 趨向補語”結構 [The construction of “V + X +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n Dingxiang dialect, Shanxi].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Guoji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Dialect Grammar*], ed. by Zhaoming Dai, 212-220.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Fan, Huiqin (范慧琴). 2007. *Dingxiang Fangyan Yufa Yanjiu* 定襄方言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Dingxiang Dialec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Guo, Xiaozhen (郭校珍). 2008. *Shanxi Jinyu Yufa Zhuanti Yanjiu* 山西晉語語法專題研究 [*Topic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Jin Dialects, Shanx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He, Rong (何融). 1955. Hanyu dongci ciwei “jiang” de yanjiu 漢語動詞詞尾“將”的研究 [A study of the verbal suffix “jiang” in Chinese]. *Zhongshan Daxue Xuebao* 中山大學學報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55.1:129-137.
- Hou, Jingyi (侯精一). 1999. *Xiandai Jinyu de Yanjiu* 現代晉語的研究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Jin Dialec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u, Xizhi (胡習之), and Qun Gao (高群). 2004. Dong-jiang jiegou yu Wanbei fangyan 動將結構與皖北方言 [The construction of “verb-jiang” and the dialects in northern Anhui]. *Fu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阜陽師範學院學報 [*Journal of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2004.1:91-93.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and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1997. *Tang Wudai Yuyan Cidian* 唐五代語言詞典 [Dictionary of the Language in the Period of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2. Hanyu fangyan li lianjie quxiang chengfen de xingshi 漢語方言裡連接趨向成分的形式 [Forms connecting directional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3:26-44.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6. Lun shiji shiji kejiachua wenxian *Qimeng Qianxue* zhong suojian de quxiang buyu 論十九世紀客家話文獻《啓蒙淺學》中所見的趨向補語 [Directionals in a 19<sup>th</sup> century Hakka textbook].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261-295.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and Shuxue Liu (劉淑學). 2001. Hebei Jizhou fangyan li “na bu liao zou” yilei geshi 河北冀州方言裡“拿不了走”一類格式 [Potential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directionals in the Jizh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1.5:428-438.
- Li, Jinxi (黎錦熙). 1930. *Xinzhong Guoyu Wenfa* 新著國語文法 [Chinese Grammar on the National Language].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n, Xinping (林新平). 2006. *Zutangji de Dongtai Zhuci Yanjiu* 《祖堂集》的動態助詞研究 [A Study of the Aspectual Particles in Zutangji].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7. Suzhou fangyan de dongci weiyuju 蘇州方言的動詞謂語句 [The verbal phrases in Suzhou dialect]. *Dongci Weiyuju* 動詞謂語句 [The Verbal Phrase], ed. by Rulong Li & Song-Hing Chang, 1-20.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Liu, Jian (劉堅), Lansheng Jiang (江藍生),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and Weiguo Bai (白維國). 1992. *Jindai Hanyu Xuci Yanjiu* 近代漢語虛詞研究 [Studies on Function Words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1992. Shanxi fangyan de “V-jiang-lai/qu” jiegou 山西方言的“V+將+來/去”結構 [The construction of “V-jiang-lai/qu” in Shanxi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2.1: 56-59.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2000. *Jin Fangyan Yufa Yanjiu* 晉方言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Jin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2006. Jin fangyan biao kongjian weiwei de “V+X+lai/qu” jiegou 晉方言表空間位移的“V+X+來/去”結構 [The construction of “V+X+lai/qu” expressing spatial movement in Jin dialects]. *現代中國語研究*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8:52-59.

- Shi, Qin (石鏡). 1995. Jindai Hanyu zhong jige teshu de shiti zhuci 近代漢語中幾個特殊的時體助詞 [Some particular aspectual particle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ingtuan Jiaoyu Xueyuan Xuebao* 兵團教育學院學報 [Journal of Bingtuan Education Institute] 1995.3:24-26.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6. *Yufahua de Dongyin yu Jizhi* 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Shimura, Ryoji (志村良治). 1984. *Chūgoku Chūsei Gohōshi Kenkyū* 中国中世語法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iddle Chinese Grammar]. Tokyo: Santosha.
- Tao, Huan (陶寰). 1996. Shaoxing fangyan de ti 紹興方言的體 [The verbal aspect of Shaoxing dialect].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ed. by Song-Hing Chang, 302-330.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Guoshuan (王國栓). 2004. “Dong + jiang + qu” shi zhong “jiang” de xingzhi “動+將+趨” 式中“將”的性質 [The nature of “jia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erb + jiang + directional”].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2004.3:34-38.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Dunhuang Bianwen]. Changsha: Yuelu Shush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4a. *Dunhuang Bianwen Shier Zhong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12種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12 Texts in Dunhuang Bianwen].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4b. “Zhuzi Yulei Jilue” Yufa Yanjiu 《朱子語類輯略》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Zhuzi Yulei Jilue].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Wu, Yufang (武玉芳). 2010. *Shanxi Datongxian Dongnanbu Fangyan ji qi Bianyi Yanjiu* 山西大同縣東南部方言及其變異研究 [A Study of Southeastern Dialects in Datong, Shanxi and their Variatio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Wu, Zhenyu (武振玉). 1991. “Dong-jiang-bu” jushi de lishi yanbian “動·將·補” 句式的歷史演變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verb-jiang-complement”]. *Jilin 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1.1:86-90.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0. Shenmu fangyan de xuci “de” 神木方言的虛詞“得” [The function word “de” in Shenmu dialect]. *Yuwen Xuekan* 語文學刊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00.2:26-28.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2. *Shenmu Fangyan Yanjiu* 神木方言研究 [Studies on Shenmu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4. Shanbei Jinyu yanhe fangyan timao fanchou de bijiao yanjiu 陝北晉語沿河方言體貌範疇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spect category of Jin dialects along rivers in northern Shaanxi]. *Xibei Fangyan yu Minsu Yanjiu Luncong* 西北方言與民俗研究論叢 [Essays on Northwestern Dialects and Customs], ed. by Xiangdong Xing, 110-14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Yang, Tiange (楊天戈). 1985. Zaoqi baihua zhong zhuci “jiang” de yongfa ji lishi yanbian 早期白話中助詞“將”的用法及歷史演變 [The us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icle “jiang”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Yuwen Lunji* 語文論集 [Essay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105-116.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ess.
- Zhu, Minche (祝敏徹). 1957. Lun chuqi chuzhishi 論初期處置式 [On the early forms of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1:17-33. Shanghai: New Knowledge Press.

[Received 9 February 2011; revised 2 November 2012; accepted 5 January 2013]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weipc@gate.sinica.edu.tw

## The Particle *jiang*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Pei-chuan Wei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icle *jiang* 將 in the construction “V-*jiang* 將-(Dp)-Dd”, in which Dp represents a path directional (e.g. *shang* 上, *qi* 起, *chu* 出, *guo* 過, etc.) and Dd a deictic directional (e.g. *lai* 來, *qu* 去). “V-*jiang* 將-(Dp)-Dd” can be rewritten as “V-*jiang* 將-Dd” and “V-*jiang* 將-Dp-Dd”. The *jiang* 將 in the former construction will be written as *jiang*<sub>1</sub> 將<sub>1</sub> and the latter one *jiang*<sub>2</sub> 將<sub>2</sub>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V-*jiang* 將-Dd” and “V-*jiang* 將-Dp-Dd” both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dates that “V-*jiang* 將-Dd” came into existence and fell into decay are earlier than “V-將-Dp-Dd”; in addition, the former is mainly used in modern Jin dialect but the latter can only be seen in some of the dialects of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Jiang*<sub>1</sub> 將<sub>1</sub> is different from *jiang*<sub>2</sub> 將<sub>2</sub> not only in parts of speech but also in function. *Jiang*<sub>1</sub> 將<sub>1</sub> can be seen as a path directional but its meaning is wore down and is thus better be analyzed as a light verb used as dummy complement; *jiang*<sub>2</sub> 將<sub>2</sub> is a kind of particle, which does not function as aspect marker but is used for rhetorical or pragmatic purposes.

Key words: *jiang*, directionals, dummy complement, particle, Early Mandarin Chinese